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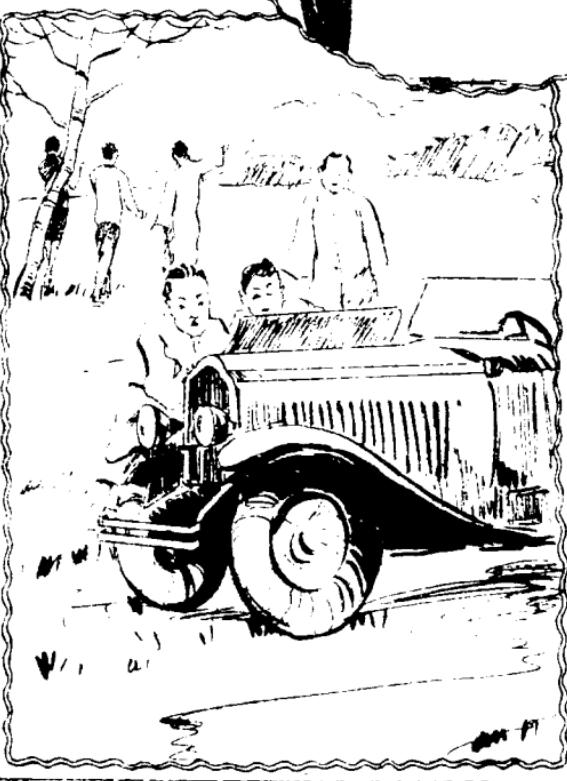
荒唐夢

冊五第

著涯無駱

輕車尋曉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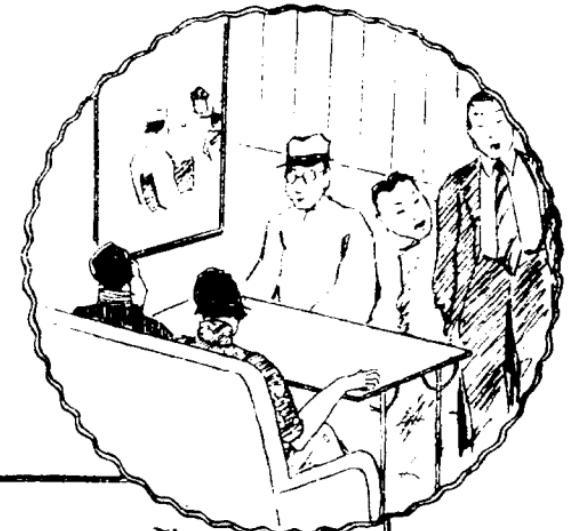
電掣風馳



熱淚訴衷情

花明柳暗

舊地懷情重覲俊口



良朋惜別
恭送行旌



若即若離癡人迷豔色



是是是是是是

狎友飮真言

荒唐夢 插圖

第三十五回

荒唐夢 插圖

第三十六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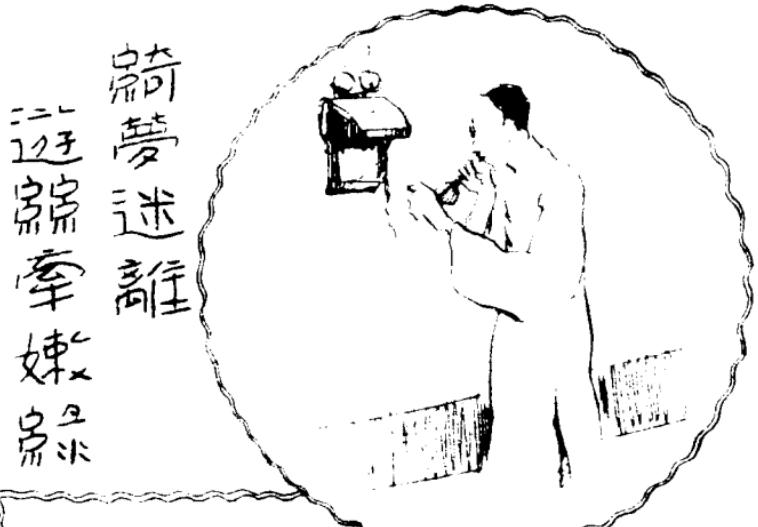
啟行期

蕭郎
苦驚暴雨

還債
三場婦送香釣



大奇遇合流水逐殘工



大奇夢迷離

遊歸牽婢女

命薄如花

惜鄉甘作妾

心堅似鐵
恨我未成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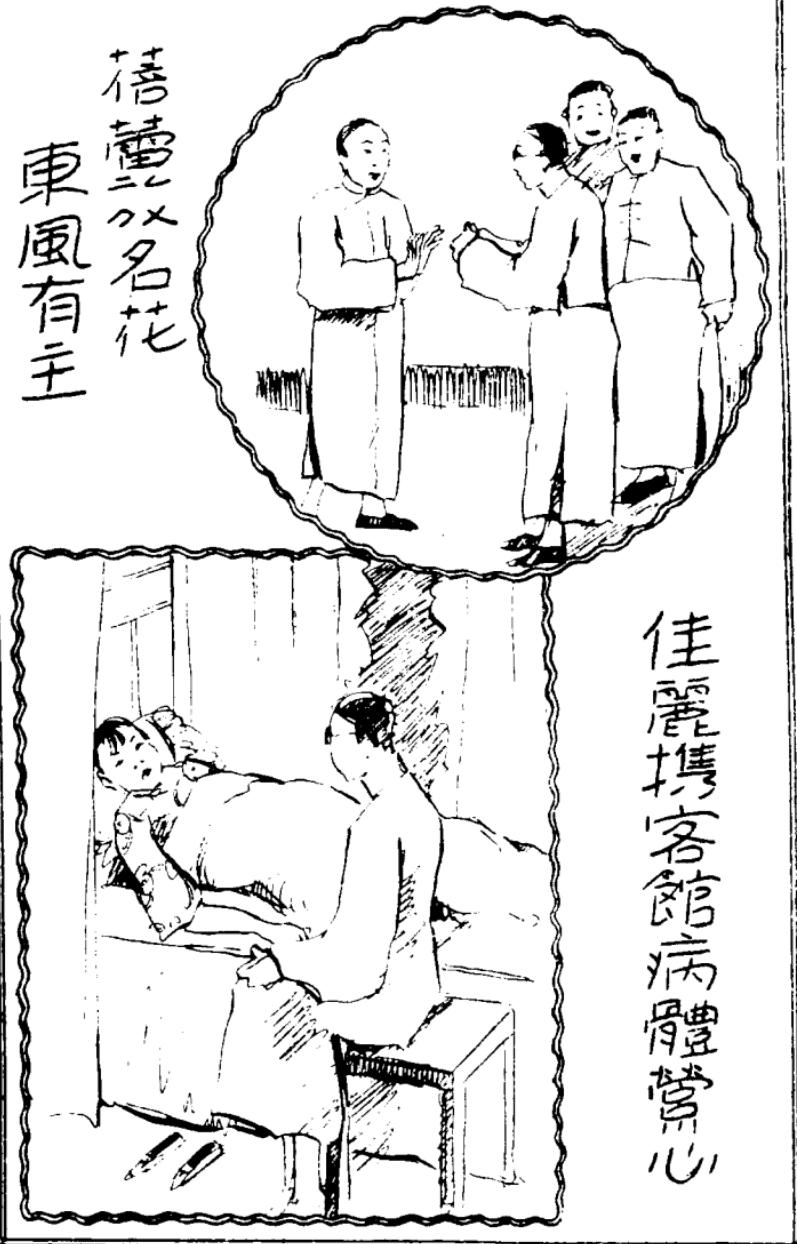
庚



庚

佳麗攜客館病體營心

倍藝以名花
東風有主



一言黑燈後伊人憔悴



珠委玉矣好夢惺忪



荒唐夢

第五冊

知無涯室主人 戲編

第三十三回 热淚訴衷情花明柳暗 輕車尋曉夢電掣風馳

却說上回書中說到阿月隨黃禹績到了天津黃禹績謀事無成客居不易就想在伊身上打算串通了就地青皮待把伊賣到東三省去幸虧旅館中一個茶房阿寶念着同鄉之誼偷偷地來告訴阿月還指示伊一條救兵伊依了阿寶的指點前去求救却居然得了包不平的熱心相助冒着危險送伊回南一路上一切盤川使用都是包不平挖出腰包來阿月感恩圖報又覺着自己年華老大這一番隨了黃禹績出來紹興是已經回去不得了現在雖然遇救回南然而此身却正如飄萍飛絮一般沒有一個可以着落的地方眼見得包

不平豪邁英俊忠肝義膽又是一個現任的高級軍官如果能夠嫁了伊這才是塞翁失馬因禍得福以是頗有委身相事之意無如那包不平雖也明白伊的衷曲却因覺得自己夫妻倆情感素佳不該在外面拈花惹草二來乘人於危於初衷有背給人家曉得了也要議論說你原來不是爲伊危急了才救伊乃是爲自己打算呢因此雖然在眉梢眼角之中知道伊情有所屬却也祇能當作不見不聞以禮防自持呢二人就這般捉謳謠似的度過了這一個長途好容易挨到終點到得上海了包不平便在東亞旅館息了行旌又給阿月另禹續來賣你的身體了但是你自己作什麼打算呢此地到紹興不過一天路程要走明天就可以走你如果一個兒膽怯我還可以叫馬弁送了你回去你看如何阿月聽說情知伊所懷抱着的一個熱望是歸於泡影了霎時間眼淚

就像斷線珍珠的掛了下來。嗚咽着說不出話包不平。一見急道怎麼又流下眼淚來呢到了故鄉在望的上海喜歡還來不及却怎地反哭泣啊嘴裏這般說心裏却也暗暗替伊可憐便又說道快收了眼淚別再哭了救人救個澈底你如果還有什麼爲難的事你儘管和我說祇要我辦得到的我總給你辦就是阿月聽了這話觸着了伊的心經却越哭得傷心起來甚至於把半個身子伏在床上擡不起身祇自微聲啜泣不來答覆包不平的話看官世界上婦女們的眼淚真是一件靈效卓著的奇物任是英雄豪傑也逃不了這眼淚的掌握祇要眼淚簌簌的一落那怕是鐵打心腸也就百鍊鋼化作繞指柔了自然這包不平也是血肉所賦的身體那裏還再能容得他強制住呢便走近了一步向阿月背上輕輕的撫着道好啦好啦你再哭下去我簡直要被你哭得沒办法了你心裏有什麼說不出的話你且說出來與我聽聽我決不來怪你

天底下無論什麼事總須說一個明白儘哭有什麼用呢阿月這纔把哭腫了的眼睛收住了淚點向包不平望了一望道包老爺這是我自己怨自己的命苦啊從前在紹興因為這一碗飯吃得不能再吃了所以纔隨了黃禹績同到天津那時祇希望一雙兩好苦度光陰也就罷了不想那黃禹績人面獸心腸幾乎上了他的大當現在雖則承蒙包老爺援救了出來然而想起了自己的前途茫茫一無倚靠眼見得家鄉日近一日我心中的創痛可也日甚一日咧論理我不應在包老爺面前放肆但是創巨痛深我自己怎又能抑制得住呢包不平點點頭道那末事既如此你也不必怨尤自己了從此後打定脚底做人也還來得及你祇要放準了眼光嫁一個好好的人那是後半世的快活正方興未艾呢阿月嘆了一口氣道這話何嘗不是然而却也談何容易就像我心眼中便有一個好好的人在此然而我自己看看落得這般光景真所謂是

敗柳殘花簡直是自己也不要自己了人家那裏還會要我呢說着便把眼來
睂包不平包不平聽說心中震了一震暗想這話却難以對付呢聽伊口氣分
明是在那裏吃住了我一絲一毫也不肯放鬆哩我如果拒絕了伊把伊強制
執行的送回紹興去了那伊雖然不能怪我然而自己忖忖却也未免不情倘
然心意不堅被伊征服這是於我自己也未免有種種不便也罷我就做了一
個好好先生替伊再想一個法兒罷於是便答道那倒也不是這般說像你這
花一般的人兒那裏會沒有人要呢正所謂好花看到半開時後來的錦繡前
途却等着你呢就像我說到此地重重的頓了一頓那阿月聽說還當他是上
鉤來了便洗耳恭聽不則一聲兩隻媚眼祇自向包不平身上暎包不平祇當
作不看見仍說下去道就像我祇因為有許多爲難的地方所以雖然心裏對
於你不無遐思但是事實上却辦不到不過我也曉得你的苦衷知道你是不

願意回紹興去的了。那末我既然救了你從天津回到上海好比是七級浮屠已經造了六級這一級未完的工程就也由我給你設法便了。你且放寬心罷這幾句話雖失了阿月本來的熱望但也得了一個安慰便不再說安心聽候包不平的處置到了第二日包不平有一個極要好的友人叫做金嘯雲的得知包不平到了上海來東亞旅館訪問包不平便和他商量先把阿月的來歷及經過敘述過了末後却道現在這一個女子把我牽惹住了論起情形我如果愛伊的未嘗不可據爲已有如果不愛伊的也未嘗不可以打發伊走路不過第一個問題你是曉得我爲人的萬萬不能談到此第二個問題呢不看見伊的人猶可一看見伊的人我却就不忍下此辣手了因此我却想出第三個辦法來想託你在你的朋友中揀擇揀擇要人靠得住而因家眷不在上海却正待尋一個安慰之物的如果有這種人那末便不妨領他來看一看祇要兩

方面合意那末就可正式開張我也可以趁在滬之便叨擾他們一頓喜酒了。金嘯雲沉吟了半晌道這個辦法不甚妥當一則有沒有這種人還須去尋來看二則就是有了這個人兩方面的可靠不可靠都成問題將來弄得不好反怪我們不是包不平愕然道如此這一個辦法又不妥當這便如何是好呢金嘯雲道我倒有一個計較在此伊既然在紹興也不是正當的人那末何妨叫伊到堂子做做阿姐再說呢做阿姐是自由身體初進去的時候我們橫豎在堂子中跑多少總可以幫點忙再叫伊放出慧眼來尋個靠得住的人嫁了那不是比較的安善麼包不平聽說大喜道這却可以做得的我便和伊說去不過地方是要你給伊去尋的沒有人做花頭也要你去給伊綳場面的呢金嘯雲道這自然無須說得一切由我辦理就是了地方是祇要我開一聲口家家歡迎花頭是也不必我去做但和人家說一聲就誰也肯去挨一脚的老實說

要。如。果。是。照。你。所。說。的。話。給。伊。找。一。個。人。做。媒。這。事。千。難。萬。難。然。而。祇。要。伊。一。
脚。踏。進。了。堂。子。門。那。是。媒。也。不。必。做。得。自。然。會。有。人。尋。上。門。去。呢。包。不。平。笑。道。
如。此。是。最。好。沒。有。了。準。是。這。樣。辦。罷。便。領。了。金。嘯。雲。同。到。阿。月。的。房。中。把。給。伊。
定。的。辦。法。說。與。伊。聽。阿。月。見。包。不。平。實。在。無。意。於。己。當。然。也。不。好。說。什。麼。祇。得。
向。包。不。平。和。金。嘯。雲。道。謝。說。好。當。晚。金。嘯。雲。即。去。與。醉。月。的。鋪。房。間。小。脚。老。大。
說。了。小。脚。老。大。聽。說。是。金。嘯。雲。要。薦。人。自。然。一。口。答。應。於。是。阿。月。次。日。就。草。草。
的。進。了。場。包。不。平。還。特。地。替。伊。設。了一。席。酒。邀。了。幾。個。朋。友。來。替。伊。捧。場。小。脚。
老。大。見。來。的。都。是一。般。闊。客。笑。得。把。眼。睛。迷。成。一。條。縫。捧。着。阿。月。當。寶。貝。其。實。
阿。月。却。是一。身。之。外。別。無。長。物。呢。從。此。阿。月。就。在。醉。月。家。安。身。幸。喜。伊。的。人。緣。
還。好。房。間。中。的。人。也。和。伊。合。得。攏。來。而。且。做。過。了。一。兩。個。月。其。中。的。逢。迎。之。術。
也。懂。得。幾。分。了。雖。則。包。不。平。業。已。北。去。金。嘯。雲。却。仍。來。幫。伊。的。忙。又。在。同。淘。小。

姊妹身上化出了幾戶客人。因此面上也漸漸着得光鮮起來。居然裝束入時風頭勝昔。和以前的落泊飄零真是大不相同咧。這是舊話表過不題。且說鄧鷄啼既然把他所懷的疑團打破。知道這醉月老三果然是紹興的土娼阿月。他鄉逢故知。心中却也高興。便依了陳思三的話。轉了一個局。兩個人唧唧噥噥講起從前的情事來。問伊以何姻緣。却會鑽到上海長三堂子中去老三。便把以前經過的事揀可說的和鄧鷄啼說了。說到傷心之處。鄧鷄啼也替伊扼腕。那趙乾蓀在旁聽着。更聽得不忍回去。直待伊把這事說完了。方覺得自己形單影隻。忙和思三道：你們是戶頭都尋着了。我可是恕不奉陪咧。說着待要走時。楊雲初道：此刻已經三點多了。我看你也就不必回去罷。等一會兒大家談暢了。我們去叫一輛汽車兜風去北新涇曹家渡吳淞閔行兜一個暢快回轉來。却到火車站去送伍劍青的行好。使他見了詫異。乾蓀笑道：你倒會得。

白相呢。可是我可一夜沒得睡了。你們回轉來睡覺不打緊。我要到公司裏去怎受得住。雲初道：這是難得的事。並不是天天拖住你。你不看我的面子也得看看思三和鄧先生的面子。啊思三也說道：乾蓀你就犧牲了這一晚罷。老實說。此刻回去睡覺也天亮了。到八九點鐘要起身却反而難過索性一夜不睡。這却也是值得的。乾蓀不忍掃他們的興。便道：好好我就把這小身體賣與你們。一天罷。於是就又坐了下來。却向鄧鷄啼說道：這一位三小姐聽伊說來是怪可憐的。那末你總須招呼招呼。伊才是鄧鷄啼。還未答話。老三却接口道是啊。鄧大少是應得幫幫我的忙。啊鄧鷄啼不好說什麼祇得敷衍着道。那自然要幫忙的好。得我一時還不見得回去呢。正在說時外面的粥菜備好了。老四進來請他們去吃粥。於是醉月老四就趁這時候向陳思三道：陳大少我們要走了。明天有應酬。要來叫的。別忘懷了。思三笑嘻嘻的答道：自然。自然我怎捨。

得忘懷呢。老四笑了。笑道：不忘懷那就好。怕小孩子口不應心呢。說時就同着老三走了。醉月走後，幾個人也便一窩蜂到外面來吃粥。雲初道：思三我這一個媒做得如何？思三道：好是還好，祇可惜太肥滿一些了。我是見了大塊頭就會惹氣的。這一碗走油蹄膀吃是想吃却因身體虛弱，怕吃了不受用呢。乾蓀道：那末這一個老三如何思三道比較上自然還是老三來得小巧玲瓏。面孔上幾點黑斑也不惹厭。不過這一個我已讓渡與鷄啼先生了，可以不必再談。鄧鷄啼聽說急道：那是沒有關係的老兄儘管收回去就是我不過因為從前在紹興曾經見過伊一面，所以講了幾句鄉談，并不是作非分之想。而且我不久就要回去的。這一個護花使者還是仍請老兄擔任了罷。乾蓀笑道：你們二人可算得都是虛懷若谷。如果給蕭渭舫聽見，真要笑死了。雲初道：說起蕭渭舫却又是一件故事來了。大前天碰見了他。他說：卞雨門真是豈有此理。

問他爲了什麼事。他說有一天我在檯面上遇見了卞雨門所叫的樂老九。問伊卞雨門來麼。伊道卞大少今天正在我們那裏請客呢。我道怎麼他不來。請我伊道大少你尊姓我便給了伊一張名片和伊道你回去和卞大少說怎麼請客。把這一個姓蕭的漏了誰想伊回去給卞雨門一看卞雨門却冬瓜纏到茄藤裏並不問明事由就嚷道蕭渭舫又想剪起我的邊來了真是個惹厭的東西說了還不算數次日又給我逢人宣傳說我剪他的邊我真夢裏也不會想到一張名片會闖了這禍難道我剪邊竟剪出了名麼這才是笑話其鼻涕呢我一聽這話也暗暗好笑便取笑他道那末老兄大可以稱爲蕭剪邊在嫖界上列入四凶十惡之內了你們想這也豈不是可算得一件笑話蕭渭舫剪了飯桶的邊不料却因此出了名啦乾蓀聽說和鄧鷄啼道鄧先生那末你趕緊把醉月老三還了陳思三罷不然蕭剪邊之後鄧剪邊就要繼續名傳不

朽了。鄧鷄啼笑道：我如果不還，那是還可以算得雙料的剪邊呢。說時，又把老三和小袁的關係，并昨晚劍青取笑他的話講了出來。雲初道：那末老兄難道是真想一剪麼？其實平心而論，這老三却確有一剪的價值。倘個個都像包不平，也未免太傻了。衆人說笑了一會，把粥吃好，雲初即去打電話叫車子。一會兒車子來了。於是那乾蓀雲初、思三和鄧鷄啼、奇芳老四、一共五個人便一同出來。這時候業已有四點餘鐘光景。那小花園總弄雖則鱗次櫛比，一家家都是堂子，却也已門閉燈滅，寂靜無聲。渾不像兩點鐘前的熱鬧。出了弄外，寥寥的幾輛黃包車。幾個黃包車夫正坐着打盹，猛見一羣人說笑着出來，便紛紛上前兜攬。及至見他們上了汽車，知道這不是生意經了，也就各自散去。鄧鷄啼是不會見慣這種情形的，見了暗暗替他們可憐，便道：上海灘上別的都沒什麼，惟有這一種拉黃包車的。我覺得他們最苦惱，半夜三更在外面以勞

力覓食到頭來却還是給機械奪了他們的一半生意去這真是不得其平的一件事呢乾蓀道你這種話未免太迂腐了而且給黃包車夫苦惱尤其是不明上海的情形因為這一種黃包車夫實可以說得十個中有九個不是好人不論住在上海或偶然到一回上海的人幾乎個個都受過他們的痛苦呢鄧鷄啼正要問乾蓀何以會受黃包車夫的痛苦那思三却插口進來道你們說起黃包車我倒想起一個問題來了怎麼人們總是坐了汽車兜風却不去坐黃包車兜風其實據我想來坐了汽車兜風一路灰塵撲面沿路的景物也不及細細賞鑑到不如坐了黃包車兜風來得適意呢雲初笑道痴子那末你為什麼不去坐黃包車兜風呢思三道我自然想試他一試不過我總不明白這一個理由想待研究出了理由那時再去實行乾蓀道這一個理由是很明白用不着研究的你祇要就兜風兩個字的字面上着想因為風而可兜那自然

是速度上的關係，非得用汽車疾駛不可了。倘然坐了一輛黃包車兜風，那末慢吞吞的那裏會生得出風來？這不叫兜風？這是叫作兜圈子了。所以往往有一班來中國觀光的外國人，他們却不坐汽車，總是一連串坐了黃包車，在馬路上踱方步。他們却左顧右盼，自得其樂。這一種人就是兜圈子的實行者。如果因為天熱而想兜風，得一些涼氣，那便除了坐汽車疾駛之外，却沒有第二個辦法了。因此你說要坐黃包車兜風，這幾個字根本實在是不成立的。祇能作爲一句笑話講罷哩。那時車已馳過了徐家匯，曉風吹來，衆人都微微覺得有點寒意。奇芳老四把半個身子蜷伏在楊雲初懷中，不敢擡起頭來。思三便道：「這樣的怕風，又何苦坐了汽車來呢？」那不如依了我的主張，坐黃包車兜風。來得舒服麼？老四聽說，橫了思三一眼，道：「那末你去請樊梨花老四坐黃包車兜風。」嘖祇是一樣可惜，此刻怕伊已和阿珠雙雙入夢，見不得風了。這話說得

思。三。十。分。難。堪。怕。說。下。去。反。而。多。給。伊。諷。刺。幾。句。就。不。理。會。伊。搭。訕。着。向。乾。蓀。道。人。家。見。我。們。這。般。風。駛。電。掣。的。過。去。還。當。我。們。是。到。曹。家。渡。趕。早。市。去。呢。乾。蓀。笑。道。自。然。是。趕。早。市。不。是。趕。早。市。何。必。去。得。這。般。早。呢。說。時。對。面。一。輛。車。來。車。上。兩。個。男。人。兩。個。女。子。頭。髮。都。吹。得。亂。蓬。蓬。了。乾。蓀。便。又。說。道。你。看。他。們。兩。對。是。已。經。趕。過。早。市。來。了。呢。還。待。說。下。去。忽。然。車。子。一。側。突。然。就。停。住。了。衆。人。相。顧。驚。愕。不。覺。齊。聲。嚷。道。那。可。壞。了。事。了。汽。車。在。此。拋。錨。咧。要。知。汽。車。是。否。拋。錨。他。們。一。行。五。人。如。何。回。去。且。看。下。回。

第三十四回 良朋惜別恭送行旌 舊地懷情重覩俊侶

却說楊雲初等一行五人這日五更天氣坐了汽車出來兜風車子過了徐家匯還未到北新涇忽然車子一側停了下來衆人相顧驚愕不覺齊聲嚷道那可壞了事了車子拋了錨咧楊雲初自恃自己能開得車懂得汽車上一點學

識。便跳下車來和車夫去察看機輪。陳思三却向趙乾蓀道。那末尷尬來到了這曠野荒郊。汽車拋錨如何回去。如果天時還早來往的車子多。這還可以託他們帶信去放一輛車子來接。現在天將亮了。趕早市的人已少。那是祇好硬挺咧。趙乾蓀縐縐眉頭道。這也是沒法的事。祇好聽天由命。倘然修得好。還好。如果修不好。那也不過難爲兩隻腳辛苦一些。沒有什麼大不了事的。鄧鷄啼道。上海地方到處都有黃包車的。我們難道不好坐黃包車回去麼。奇芳老四笑道。坐了黃包車回去難末。真是坐黃包車兜風了。小弟弟的話了。思三聽說。望了伊一眼。道。汽車拋了錨。人家都急煞。你倒還打得出紳呢。老四道。錨是已經拋了。便是急煞也不中用。正像樊梨花老四一樣。伊和阿珠打得火熱。就是你跪在伊面前。伊也不來理睬你的。思三急道。楊家嫂。謝謝你別再說這種話了。說下去我祇有跳黃浦江給你看呢。老四笑道。既然如此說。那末我就

不說了。不過你以後不要再在我面前賣老。思三道：自然。自然做小弟弟的。怎敢在嫂嫂面前放肆。喇話還未說完，那楊雲初却累得滿頭大汗，回轉頭來說道：你們不要性急。大約就可以好的。這話一說，大家心定了一半。老四却探出頭去，說道：雲初怎麼這家汽車公司把這種蹩腳汽車與我們坐？雲初道：這一部車子倒也並不壞。不過偶然碰巧罷了。大約是今天他們的生意好，出差出得太多之故。好在一刻兒就會好的。於是衆人祇索平心靜氣的等候下了車。向路上散步，看那天色却已漸漸的亮起來了。鄧鷄啼道：這時候我們在此地走白，相呼吸些新鮮空氣，其實却也是很難得的。人家那有這閒情逸致呢？乾蓀笑道：老兄是出名的等鷄啼，那自然不生問題。我們可吃不消，幸而現在人多，還可以大家講講解解懶氣，否則兩隻眼睛就要闔弄來了。思三道：話雖如此，可是一個人的生活上却也不能不加以一種調劑。我們平常紙醉金迷。

的日子過得膩了。今日在這種田野中走走倒也是別有一種風味的。乾蓀道：「你真是一個小孩子，方才急得要命。此刻却又覺得有趣味起來了。那末你既然喜歡等一會車子好了，我們自去放你在此儘量領略田野的風味如何？」三道：「你這句話又說得沒有理性了。大約你因為我們拖住了你不放你回去和九阿姐窩心所以此刻在心裏恨麼。」說着向鄧鷄啼道：「這一拳打中了他的心窩了。乾蓀笑着道：『你這個小孩子方才被四阿姐說得討饒，此刻却又來引惹我了。當心我也給顏色你看！』三道：『你有什麼顏色給我看呢？』乾蓀搖搖頭道：『我不和你一般見識。你這般人是祇配給樊梨花老四和柳三寶玩弄的。』三道：『那末你配給誰玩弄呢？』乾蓀道：『我麼？我那裏會有人玩弄我？大老官白相堂子那一個敢不服服貼貼怎會像你受了姑娘們的玩弄自己還不知道却來丟嫖客們的臉呢？』這幾句話刀也似的鋒利，思三半晌開口不得，幾個人就

這麼在路上看野景。閑步着好一會兒才見楊雲初在那邊招招手。叫道：「你們快回來。」車子可以行動了。衆人聽說慌忙三腳兩步的趕了回去。上車坐了。於是就又風馳電掣般的直向北新涇曹家渡而去。看那錶上却已六點有五分。太陽的光已徧照在大地之上。了楊雲初便噓了一口氣。道倒霉的汽車到累得我們在此地像監禁般的等候一個多鐘頭呢。乾蓀道能夠修好了仍可走還是不幸中之大幸呢。否則祇好跑到徐家匯坐電車回去了。老四道：因為天已亮了。所以等等倒還不心焦。如果在半夜三更而忽然在此地拋了錨。那末才糟糕呢。雲初道：那倒也不盡然。半夜裏在此地拋錨像這幾天熱的時候兜風的車子必多。那就有法子想了。最苦的便在這早晨青黃不接的當兒。如果修不好車。真是呼應無門。非得應了乾蓀的話步行到徐家匯不可的說。時車子已到了曹家渡。曹家渡市上業已有不少趕早集的鄉下人在着。思三便道：

你們也不必嚕嚕了時候已不早依我看來吳淞也不必去了還是就到火車站去送伍劍青罷杭州車是八點鐘開劍青爲了老太太有病一定去得早的我們此刻就去正好可以碰着他而且還可以多講幾句話否則怕來不及呢雲初笑道此刻自然到火車站去了誰說再到吳淞去呢車夫我早已關照過他用不着你費心了思三向着鄧鷄啼道今天的日子大約於我不利說一句話就觸一個霉頭真好像是他們聯着幫欺侮我的鄧鷄啼道那倒也不盡然本來有一句話叫做多喫飯少開口你祇要少開口自然別人也不會來說你了像我就是牢牢守着這一個古訓咧衆人這麼的說笑着不知不覺車子已到了火身站跳下車來向大鐘上一望正好是六點四十分雲初道這時劍青大約還不見得來你們且在門首等候他罷我去買了月臺票就來衆人便依了雲初的話等着約摸過了一刻鐘却遠遠望見劍青坐了黃包車從鐵柵外

拉進來了。乾蓀就迎了上去。道劍青，你已來得遲了。我們等了好久咧。劍青一見是乾蓀，又見雲初、思三、鄧鷄、啼奇、芳老四都在後面，不覺驚喜交并，忙道：你們是什麼時候來的？而且怎麼仍都聚在一處？難道是一夜不曾睡麼？雲初道：你且下了車來，我們慢慢的再談。於是劍青就下了車，腳夫上去，拾了行囊，一同走入。站來劍青，一壁走一壁，道：真對不起，你們清早起，大家一齊來送我，而且還合了四阿姐一道來，真愈加的使我不安了。老四道：伍大少回紹興去，我們來送送行，那是也應當的。啊，雲初也道：那本來是一時高興，大家湊一個巧，而已。因為昨日他們都聚在老四那裏講講說說，不覺到了三四點鐘，我就發起叫一部汽車去兜風，說兜了風回來正好到火車站來送你，使你冷不防的嚇一跳。所以大家都一窩蜂的趕來了。劍青道：你們到也是會白相的，不過未免太累。四阿姐了老四，道：累是也沒有什麼累，倒是未到北新涇的地方，汽

車拋了錨幾乎趕不及到火車站這一個多鐘頭的無聊和心急却使人很難過呢劍青道坐汽車兜風本來最怕的就是拋錨半夜三更在那種曠野荒郊爺娘也叫不應的地方怎麼不心寒呢乾蓀道你快快買了票有話我們到車上再說罷上了車也好坐了吃吃茶我是吃了一早晨香烟嘴燥得要命了劍青聽說却自去買了票子一同進了月臺上車吩咐茶房沖了茶篩了幾杯大家便坐着談講那鄧鷄啼一逕不曾說過話這時却第一個開口道劍青我告訴你一個消息那前晚和你說的阿月我昨晚已經見過伊了劍青愕然道你見過了阿月麼是怎麼會給你見着的你的本領倒不小啊可是伊還是在四馬路呢還是在西新橋呢鄧鷄啼道你還當伊在鷄窠裏麼伊原來却在長三堂子裏呢也是無巧不成話那思三兄去叫了一個打樣堂差不想來的却偏會是伊這也可算得是巧遇了劍青道那末伊現在叫作什麼呢思三又怎

會去叫伊的打樣堂差鄧鷄啼道伊現在民和里牌子叫作醉月名字已經改過不叫阿月叫做老三了而且人也改過了紹興的土氣竟除得一乾二淨完全海派的新裝我看見幾乎不認得伊咧這真是橘踰淮變爲枳一個人的性情舉止在在皆隨着環境習尙而轉移的不過伊這一回却也吃了不少苦頭幸而逢了一個救星這纔轉禍爲福否則我們可也永遠見不到伊的人了於是就把阿月隨黃禹績同奔津門起直至包不平相救回南止原原本本把阿月所講給他聽的一齊翻了版告訴與劍青劍青聽罷便向鄧鷄啼道那末你既然發見了伊還是實行剪邊主義呢還是眼看手不動不去嘗鼎一臠呢鄧鷄啼笑道說起剪邊如果是祇剪小袁的邊那末我也老實不客氣了不過叫了一個打樣堂差又有什麼關係你放心大膽的去剪罷思三處我會過現在有思三兄的一個關係在着那是我也祇好退讓賢路咧劍青道思三

給你說話說着正待轉頭來向思三講那趙乾蓀却插口進來說道你不曉得昨晚的花樣錦多呢思三的樊梨花老四是已經派司了劍青笑道奇了怎麼會變化得這樣的快難道又是開房間拆爛污穢可是你們昨晚又不會開房間那末頃刻之間却怎麼又跳了槽呢雲初道這又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呢你且問思三自己劍青聽說向思三望了一望思三紅着臉道這沒有什麼道理我不愛叫就不叫了劍青搖搖頭道事情沒有這麼簡單這其中必有一個緣故既然他自己不肯說乾蓀你且說與我聽乾蓀便笑着把老四所說的話講了出來末後又道你想伊既然與異性無緣那末思三還叫伊作什麼呢思三是叫一個堂差就存着大欲的如今他這一個大欲無發洩之望自然不得不別作良謀了雲初笑道那我又不能不怪你了你既然忝居着思三的老師知道是思三急於發洩情感那末你怎麼却薦給他這一本用不着的墨卷呢

劍青道。那是我也不會知道。伊有一個關係的。啊。不過我想同性之愛。斷不能桎梏人。那樊梨花老四未必一定給阿珠挾制着的。思三在伊身上未獲良果。大約是火候未到之故。可惜我急於要回去了。不然我要再用一番試驗功夫。給思三作一個最後的解決呢。雲初道。那也容易的事。你這一番回去。天相吉人。老伯母必獲不藥之喜。諒來不久便可出來。那時你再給思三試驗便了。說着又向思三道。老師還要給你顯顏色呢。你怎不先行道謝。思三笑着道。恩三謹率兒媳等恭送如儀。大家聽說全都笑了。這時離開車的時候。不遠於是雲初等便下了車。立在月臺上和劍青隔窗談話。祝他此去平安佳吉。早去早來。劍青也道謝了他們。送行的盛意。不一時綠旗一揮。車子就出站去了。不说雲初等一行人送了劍青離站各自回去。且說劍青在車上直望不見了他。們影子。這才從窗外探回頭來。因先前有雲初等一行人同坐着談笑。到使他。

丟却了思家之念。這時車已開行，一個人孤獨無伴，就又不覺勾起了他的愁。思而把他的心腸直縈繞到他慈母的病榻。想此去是凶是吉，渾不分明。倘有不諱，豈不是終身之恨？來電却寥寥幾字，使人無從懸揣，又不知是得的什麼病症，何以前幾天來信並無一語道及。真個是腸迴九轉，呆呆地兀自出神。却把往日的綺思霞想都付諸行雲流水了。這樣的擔了一天心事，好不容易到了晚上九時，小火輪駛到紹興城裏了。劍青提了行囊，急急從人叢中挨上了岸。却見自己家中的轎夫已提了燈籠，在岸上等候。一見劍青，便道：「少爺，我們轎子已打得來了。」劍青急問道：「太太的病怎麼樣了？」這一問，心裏却跳個不住。生怕轎夫回答出不好的話來。幸而那轎夫却不是這般說，齧着牙根回道：「太太的病已好一點了。」劍青這纔如一塊石頭落了地，放了心，坐轎子回家去到了家中。一脚直到了他老太太的房裏。祇見他老太太正靠在牀上，閉目養神，便

走緊一步向他老太太叫道媽兒子回來了老太太聽得是劍青的聲音忙睜開眼來看了一看點點頭道啊你回來了電報是昨晚接到的麼其實我。也沒有什麼大病過幾天就會好的據我的意思可不必打電報給你而且簡直不必叫你回來但是你爺却打出了電報才來告訴我我得知了還埋怨他說打了電報去多使你心裏急在這般熱的天氣趕回來又是不相宜的但是電報已經打了也沒用了現在你路上可好麼我却反給你耽心呢劍青道兒子路上很好因為今天天氣來得涼爽所以並不覺得什麼如今又見媽能說能笑像沒病的一樣那是更放寬心了可是媽是得的什麼病呢老太太道我的病麼據醫生說是貪了涼的緣故從大前天早上起來就覺得不甚適意到了前天却起不得床了昨天更利害一天飲食不進祇是昏昏的想睡但是今天却大好了肚子裏已覺着餓想吃醫生也說病體已鬆了一半祇要飲食方面留

心一點便不妨事。大約在這幾天之中總就可以好了。所以我自己已很放心。可是就有一層我覺得我是貪了涼而起病的聯想及你們年輕人出門在外面一個人孤獨淒清對於這種冷暖飲食方面總不免仗着自己身體好有含糊的地方。及至像我一樣生了病才知道却已遲了。因此你在外面對著這一點務要自己小心自己保重切勿大意把身子來糟蹋。劍青聽說忙應道兒子對於這種種是很留意的。媽千切不要掛在心裏。老太太道你能夠曉得留意那我就放心哩。今天路上辛苦我也沒什麼話與你說了。你且回房歇息去罷。劍青生怕老太太多說了話虧損精神便也就退了出來。自去與家人敍談。從此一連幾日劍青便在家中侍奉老太太的病並不出門。過了一星期老太太的病已去了十分之八九。望過去是無礙的了。依着劍青的心理是卽想動身到上海去。但是老太太却不肯說我的病雖然已無妨礙可是你既然回來理

該多住幾天。何況現在天時炎熱，樂得在家裏過幾天寫意的日子。人家是特地要到牯嶺莫干山避暑呢。你却何苦巴巴結結的尋事去做啊。老太太如此說。老太爺當然也附和。於是劍青就祇得再住了下來。可是這時候紹興商報是已經關門了一般。好友又都星散。鄧鷄啼在上海。張曼迦在杭州。鄒濟民在寧波。當然不必題。起就是搖天亮和小袁雖便在鄉下却也難得上城來賽過。和鄧鷄啼等他去一樣。總算尚有孟六點原在紹興不曾遠離。然而偶然和劍青見了。雖也歡然道故。總沒有再像上次回來的一般興致。因是劍青便覺得非常寂寞。有一天他在家中睡了一個午覺起來。實在無聊極了。想不如到街上去走走罷。於是便一個人踱了出去。慢慢的走着。走到大財源門口。猛然記起那個失約的霞姑奶奶來。暗想這一個人怎麼在上海會不會碰見伊。我倒幾乎把伊忘懷了。想到此便停住脚向裏面看了一看。祇見店櫃裏面靜悄悄。

的祇有一個小學生在着頭獎五萬元的牌子雖掛了許多却鬼也沒有一個上門諒來也是一片生涯冷落的失時店本想再去買一張彩券忖忖沒甚意思就又管自走了走了有二十多間店面忽見前面有一塊牌子寫着紹興公報館五個字便記起鄧鷄啼曾和他講過這紹興公報乃是金新民所辦的金新民原是從前的同事在紹興也是老辦報了想不如去看看他罷於是就跑了進去正好金新民在着聽說是伍劍青來訪他慌忙迎了出來直引到樓上編輯室裏二人便七拉八扯的講着一個說說紹興情形一個談談上海狀況剛正講到起勁室外却忽然起了一陣脚步聲咯咯的向編輯室而來還未跑到門口即開口在那裏問道金先生今天有打麻雀的搭子麼劍青一聽是個女人口音便別轉頭去瞧齊巧那人也進了門來四目相逢不覺都呆了一呆原來那人不是別個正是劍青方才所想起的霞姑奶奶咧要知這一次劍青

與霞姑奶奶相逢怎樣的對付伊且看下回

第三十五回 是緣是孽友誣眞言 若卽若離癡人迷豔色

且說伍劍青這一天信步在大街上閒逛。走過紹興公報館門口便進去訪問他們的經理金新民先生。正好金新民在着慌忙迎到了編輯室裏。暢敍半年來的契闊。不想正講得起勁。室外却起了皮鞋聲響。跑進一個女子來。問金新民道。金先生今天有打麻雀的搭子麼。劍青別過頭去。一看認得來的就是那個心版上深深印着的霞姑奶奶。不覺呆了一呆。想伊怎麼却會到此地來呢。聽伊的口氣。伊分明還是此地打麻雀的老主顧呢。這時那霞姑奶奶也看見伍劍青了。自然這也是出於伊意料之外的一件事。面上霎時便起了兩朵紅雲。覺得上前招呼又不是不招呼。却也不是正在躊躇。却是那金新民向伊說。道。今天打麻雀有搭子便是這位伍先生亦不妨加入來。我給你們介紹。

這一位是霞姑奶奶。這一位是伍劍青先生。而且巧得很。都是上海回來的。你們將來還可以在上海湊搭子呢。那霞姑奶奶聽說就乘勢走了過來向劍青鞠了一個躬。道原來是伍劍青先生。說着輕輕的飛了一個眼風似含着無限媚意。劍青見伊這個樣子當然也不便冒昧認作素識就立起身還了一個禮。和着調道啊原來女士是上海才回來的怪道面孔熟得很似乎在那裏見過一般。霞姑奶奶笑道我也覺得伍先生不是陌生面孔呢。一邊說一邊又狠狠的瞪了劍青一眼。劍青就也不再說下去了。這時金新民遜霞姑奶奶坐了遞了一枝香烟給伊。便和劍青道你有興致打牌麼如願意的那末我再去找一個人來我們就可成局了。劍青在這時候祇求能多親近一時是一時怎肯失之交臂就答道既然霞姑奶奶有興兄弟自當奉陪。新民道如此最好那末你們且請坐一坐我打電話找人去說着自下樓打電話去了。金新民一走樓上。

倍大。一間編輯室裏便祇剩了伍劍青和霞姑奶奶兩個。劍青向霞姑奶奶望了一望，微笑着說道：「你還認得我麼？」霞姑奶奶道：「我怎麼不認識你？」劍青道：「你既然認識我，那我却要問你了。上次在杭州的時候，你怎麼拆我的洋爛污？我在清華旅館足不出戶的等了你三天，你不但人影兒也沒有來，連回信都不來一個。這不是你明明在那裏尋我的開心麼？」其時，你倘若便回頭了，我那倒也不打緊，我就可以爽爽快快的自向上海去了。偏是你却又不回頭，我這真使人多麼的失望啊！」霞姑奶奶聽說，把吃着的大半枝香烟遞與了劍青，餒着眼。答道：「你這個人怎麼這般的想不開？」過去的事還說他作甚呢？」劍青接過了香烟，用力呼了一口，又說道：「過去的事既然不必說了，那末將來的事呢？」霞姑奶奶紅紅臉道：「你這個人真越說越傻了。將來的事有誰曉得呢？」劍青道：「將來的事既沒人曉得，姑且擋起不講。可是我覺得你這個人却是不甚可靠。第一。」

次拆了小袁的爛污。第二次又尋了我的開心。今天我們在無意中相逢。明明是認得的你却又假癡假呆裝不認得這未免太滑稽了。霞姑奶奶道並不是我假癡假呆裝不認得因為既然是金新民很熱心的給我們介紹了難道我們却辜負他的盛意而且金新民這個人他什麼事都要尋根問底的我很惹厭他這一來如此却可省了他許多的話豈不反而爽快所以你以後如和他說時這一層你也不必和他說穿二人還再待說下去那金新民却上來了搖搖頭道這電話真難打打了這許多時候才打通汗却出了一身咧劍青道你電話打給誰的新民道這個人或者你也認得便是那平大炎他這幾天常到此地來打牌所以我這電話打過去有十二分的把握祇要他在店裏是不會不來的果不其然他一接着電話就說立刻來了說着便叫茶役上來拆檯子這茶役倒是很仔細的把檯子拆好四面安了四把椅子兩面桌角裏安了兩

隻茶几茶几上每面送來了兩隻盆子上面一盆是水果一盆是乾點又泡了兩壺茶開了兩罐香烟都擺列在茶几裏然後再從櫬裏取了麻雀牌出來倒在檯上揀出了東南西北四隻牌和兩顆骰子放在一邊劍青看他這樣的從容佈置便和金新民道你們難不成天天有局面的麼新民點點頭道這裏差不多天天有人來來了沒事做就不免打牌做消遣所以有時候簡直一桌不夠還湊第二桌呢但不過是晚上的局面多劍青笑道怪不得這個茶役佈置得井井有條我幾乎疑心是在總會裏了新民道我這裏本來和總會差了一口氣無論什麼都可以代辦的要叫條子也可以要吃鴉片我也有而且誰也不會來干涉所以有許多人都當我這裏是安樂窩十天有九天高朋滿座看官烟賭之禁在內地雖然是查緝得很嚴然而因報館是人民的喉舌仗着三寸毛錐之力官警各機關都有點害怕他所以却反可以逍遙無忌網開一面

因此金新民開辦了這紹興公報就又附帶兼營這俱樂部的營業。娼烟賭三。椿引人的東西他設備得沒一種不全辦了。雖沒好久却已有相當的成績好在他有報館兩個字作幌子人家知道到他那裏去是可以保險的自然趨之若驚了伍劍青這天是第一次去又因是日中還未上市自然不明白他的內中情由等到後來曉得了却也佩服他的本領不小能夠利用報館兩個字作斂錢的工具想從前和張曼迦辦紹興商報的時候因為沒有這一種額外的進益所以日處窘鄉幾乎有時候連購買報紙的錢也沒有他現在有這一個副業想來是總可以無憂無慮了不過做這種事於報格是可謂已經摧毀無餘無怪人家聽說報館兩字就要攢眉掩鼻棄之若遺這都是像金新民這種利慾薰心的人所弄壞的自己論理是也不應在這種地方多走然而有霞姑奶奶在此伍劍青心裏雖想少來事實上却怎能夠做得到呢所以從這一天

打了麻雀之後伍劍青也就天天到紹興公報館來有時候心裏極力想抑制着可是兩隻脚却不肯聽命令總非使他跑到紹興公報館不可何況霞姑奶奶與他的情感也一日深似一日目逗眉語處處都使得他心旌懸搖不能自持不打牌的時候兩個頭總是並在一處密密切切的談着或者是躺在烟舖上燒着煙面對面領略些脂香粉氣這一種情形他們倆雖然是極力掩避着使得旁人不起疑心然而金新民是怎樣人他早已拔得出苗頭了有一日霞姑奶奶不在他就和劍青說道劍青你怎麼這般的不客氣在上海多少好玩的去處玩了不夠却又來奪我們口邊的食啊劍青假裝着不能理會他的意思道這話怎講你有什麼口邊的食給我奪了新民笑道你別假惺惺作態了真人面前何必再說假話還是老老實實的招了出來罷劍青道你別要大轉灣的說話這麼含含糊糊的說着我自己實在想不着是怎麼一回事呢新

民道你這個人到也是刁的不說穿你簡直還不肯承認呢罷罷我也不和你打哩謎了就是那個霞姑奶奶我看你們二人大有意思差不多是已經離成熟的時候不遠了不過霞姑奶奶在我這裏雖然伊也是一個客人並不是低三下四的人物但是我却很得伊的助力往往有許多人也和你一般抱着同樣的目的到此地來如今給你一個人獨占了去那不是使得人家失望而於我的前途有妨礙麼所以我不得不警告你一下劍青道這話說得奇了我和伊幾曾有過什麼關係來而且講到人家失望一層伊本來住在上海紹興是難得轉來住幾天偶然伊回上海去了那末你難道也要吃住了我要我認賬麼你既然這麼說那也容易我明天不來就是咧至於霞姑奶奶與我有意思的一個問題伊一方面我不曉得我一方面却絕對不能承認這也須得聲明新民見他急了便笑道這是和你打打綑的你別着急你就是和伊有意思

這也是個人的戀愛。自由我當然不能阻止而且一則我自己並不看想伊。二則照你所說伊住在上海總有去的一天。我不好永久利用伊做我的活招牌。那末我當然也無干涉的必要。何況我們都是老朋友了。我也樂觀你們倆做一個小結合。决不反破壞你們的好事。所以你儘管放心大膽的和伊去纏罷。我決不會多說一句話。不過你不應該瞞着我做事。所以我不能不嚇嚇你。咧劍青聽新民說得情詞宛轉到也覺得反而不能掩飾了。祇得直說道老實和你說了罷。意思是並非沒有不過成熟却還不曾這其間的關係乃因我還不肯明白表示。如果我肯明白表示那是也不必延挨到今日。咧新民急道傻子那末你爲什麼不表示呢。這一種事情是要快刀斬亂麻做得爽快的。啊遲則生變。你難道這一個門檻也不懂得。劍青笑道並非我不懂得。因爲我已上過了一次當。所以這一次我却不能不留留我的身分了。新民道你什麼却上。

伊的當呢劍青道實和你說了罷我和伊已經有過長久的歷史此地却不過
一。片。段。呢。說。着。就。把。從。前。的。一。番。經。過。告。訴。了。新。民。新。民。道。怪。不。得。你。們。一。見。
就。熟。識。非。常。我。却。被。你。們。瞞。在。鼓。裏。呢。不。過。我。勸。勸。你。這。身。分。也。不。必。留。了。現
在。其。慾。逐。逐。以。伊。爲。目。標。的。人。實。在。太。多。了。你。如。果。還。要。留。自。己。的。身。分。說。不。
定。却。拆。空。老。壽。星。被。人。捷。足。先。得。像。那。平。大。炎。我。看。他。就。猴。急。得。非。凡。這。幾。天。
連。打。麻。雀。也。心。不。在。焉。已。輸。去。了。兩。百。多。塊。錢。了。這。人。却。是。你。一。個。勁。敵。你。須。
得。留。意。一。二。劍。青。道。這。個。到。不。妨。我。自。有。法。子。對。付。他。我。却。還。要。問。你。一。件。事。
就。是。那。霞。姑。奶。奶。的。底。歷。我。却。總。不。甚。弄。得。明。白。想。來。伊。在。你。這。裏。走。你。總。曉。
得。的。那。末。請。你。告。訴。我。罷。新。民。道。伊。的。底。歷。我。也。不。甚。清。楚。因。爲。伊。到。這。裏。來。
乃。是。別。人。帶。進。來。的。而。且。也。並。不。長。遠。後。來。那。帶。進。伊。來。的。人。到。不。甚。來。伊。却。
常。常。走。得。來。了。所。以。我。所。曉。得。的。也。不。過。和。你。一。樣。不。過。據。我。的。猜。測。伊。常。常。

回紹興來這其中却不免有個疑點伊總有事在紹興所以才回來這般的勤。你但從這一點加以研究將來自然可以有明白的日子我從前曾經疑心伊是販土的因為伊曾和我說過有上海帶回來的大土可以賣給我但是後來看伊的樣子非常闊綽打麻雀輸掉四五十塊錢又不當是什麼一回事那末看來也不甚像所以我可也不能斷定伊呢二人正在把霞姑奶奶的事情談着那伍劍青的情敵平大炎却跑得來了一見他們兩個便道怎麼不打牌快叫霞姑奶奶去新民把眼睛向劍青睄了一睄笑着答平大炎道我看你這幾日爲着霞姑奶奶頗有些神魂不守舍呢大炎聽說不覺面孔紅了起來辯道你不要瞎三話四壞人家的名譽我還不打緊霞姑奶奶却推扳不起喎新民道那末你爲什麼一跑進來就要去喊霞姑奶奶來打牌呢我們三個人在此難道不能另外喊一個人來成局却一定非得叫霞姑奶奶來不可麼這分明。

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不在打牌咧。大炎道：你這話不免深文周內，強裝人家的筭頭了。我的意思以爲霞姑奶奶距離此地近一點去叫伊比較的便當罷。咧不想却反引起了你的疑心也罷。你既然如此說，那末就隨便去叫一個來罷。霞姑奶奶不必去叫了。新民笑道：如果不去叫霞姑奶奶，那非但你無心打牌，就是別人也不禁有寂寞之感呢。我怎忍使你們失望？你放心罷，我給你差人去叫就是說着便下樓去了。平大炎向劍青望了望，伸了伸舌頭，道：人家的魔力真不小。金新民這麼的說着，其實我看他他自己却真的不懷好意呢！不然他又何必極力的籠絡霞姑奶奶，啊劍青聽說，暗暗好笑，嘴上却和他的調道：這自然也有幾分意思，大抵美婦人是人人喜歡的異性的吸引力。委實有不可思議的力量。那也難怪他啊！不過據我看來還是你平先生希望大一點，他却是輪不到手的。這幾句話直打入了平大炎的心坎，異常快活。

就急急的問道這話也不盡然罷怎見得我的希望大而他却輪不到手呢劍青道這叫作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我在旁看着自然有幾分把握大炎搖搖頭道你既然在旁看得清楚爲什麼我自己忖忖伊却總沒有好面孔給我看呢劍青道大抵女人家越是喜歡這個男人便對於這個男人越發的會故作疑惑使他捉摸不定這是情場中一定的公例我所屢試屢驗的因爲女人家是善疑的多伊要偵察這男人有沒有愛力所以明裏便裝作不甚和你接近其實暗底下却反而全神貫注於你身上呢何況我看那霞姑奶奶的態度言語上處處都關切在你常向我探問你的情形你想這豈不是對你很有意思大炎聽說高興得眼睛睜成了一條縫忙道伊問你什麼你可以告訴我麼劍青笑道這却不能隨便的和你說呢你要曉得仔細須得先請請我大炎道你告訴了我晚上我就在一新請你如何劍青道那末等我喫了以後再告訴你

罷。大炎道。看在朋友面上。你別這樣的作難我了。我答應。請你决不拆你爛污劍青道。其實你請我喫一餐還不足以謝我呢。因爲我已經給你講了許多好話了。伊對於你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家庭中的狀況都曾問過我。我便給你吹了不少牛皮。看伊的神情却非常滿意。你想這不是你應該特別的酬謝我麼。劍青這麼信口開河的說着。大炎却當作真話。心中十分感激。便道如此真難爲你了。晚上我一定請你以後如有可以幫忙的地方。還請老兄再吹噓一二。劍青道。這無庸囑咐。得祇要有可以盡力之處。當然無不幫忙。大炎聽說。豎着大拇指道。這才是好朋友。可惜我從前不曾和你說明。否則你還可以多給我吹幾句牛呢。劍青聽他這般說着。肚子裏笑得作痛。面上却不好笑出來。祇得强忍着道。那末你努力進行罷。偷然日子一長。久伊往上海一走。你豈不是勞而無功。那却不上算呢。大炎還未答話。忽然聽得外面一陣笑語之聲。便道。他

們上樓來了。說着那金新民果然跳了進來。道大炎我給你把霞姑奶奶尋得來咧。接着霞姑奶奶就也閃了進來。向伍劍青看了一眼。問道你來了多少時候了。劍青怕被平大炎看出破綻。忙道平先生已等得你好久哩。怎麼你今天來得這般的遲。霞姑奶奶道金先生不差人來。我還不來呢。因為今天上海來了一封信叫我馬上就去。我雖然事情未了一時未能去得。但是箱籠物件總須得先行理理清楚。以此便在那裏收拾正好。理了一半。報館裏的人却來了。說你們三個等我一個。我想三缺一。不來傷陰隲。這是有古話的。所以祇得丢了物件來了。這幾句話別人聽了也沒有什麼。祇有那平大炎聽了知道霞姑奶奶不日就要反滬。便十分的難過。暗想伊一走。那不是應了伍劍青的話弄了一個勞而無功麼？看起來這件事却須得積極進行。從速作一個解決呢。劍青看他呆呆不語。知道這是霞姑奶奶的幾句話觸動他的愁思了。便對霞姑

奶奶道這樣的看起來那是你一時纔還不見得走呢我們且好好再打幾天牌罷於是四個人便成局入坐打起牌來自然這四個人中那平大炎當然又是送錢來的迷迷惑惑的那裏把幾張牌放在心上而且他又須作打牌以外的工作常常把不老成的脚伸向霞姑奶奶那一邊來霞姑奶奶不願意和他親善又不願意去揭穿他便祇索把自己的脚躲避到了後來實逼得無處可以躲了想也拆拆爛污罷就朝伍劍青笑了。一笑將伊的一隻脚直擋向伍劍青膝上來了要知伊這一隻脚擋了上來伍劍青如何應付且看下回。

第三十六回 還孽債蕩婦送香鉤 約行期蕭郎驚暴雨

却說伍劍青平大炎金新民和霞姑奶奶四個在紹興公報館裏打牌那平大炎想把幾日來的相思作一個澈底解決便不時把他的尊足向霞姑奶奶一面溜去霞姑奶奶極不願和他親善攜足却又不便揭穿他加以指斥祇得把

伊。自己。的一。雙。脚。藏。躲。後。來。躲。得。無。處。可。躲。了。想。索。性。拆。拆。他。媽。的。爛。污。罷。就。
仿。照。他。的。辦。法。把。伊。的。脚。擋。向。伍。劍。青。膝。上。來。一。壁。擋。脚。一。壁。却。瞧。着。伍。劍。青。
微。笑。這。一。來。伍。劍。青。真。是。又。驚。又。喜。驚。的。是。怕。被。人。看。見。不。雅。尤。其。是。那。平。大。
炎。倘。如。被。他。覺。察。那。還。了。得。喜。的。是。霞。姑。奶。奶。居。然。先。他。表。出。意。思。來。了。這。
一。個。意。思。一。表。示。其。他。一。切。問。題。都。如。利。刃。破。竹。連。帶。解。決。可。不。必。再。顧。慮。什。麼。
了。心。裏。如。此。驚。喜。交。并。的。想。着。然。而。面。上。却。不。能。露。出。神。色。來。便。依。舊。管。自。打。
牌。若。無。其。事。的。支。持。着。有。時。他。偶。然。伸。下。手。去。在。霞。姑。奶。奶。的。六。寸。圓。膚。上。輕。
輕。的。撫。摩。一。下。可。惜。这。手。却。不。能。永。遠。垂。在。下。面。沒。奈。何。祇。得。又。回。上。來。那。霞。
姑。奶。奶。呢。把。伊。的。脚。平。擋。在。伍。劍。青。膝。上。這。是。十。分。不。舒。服。的。事。當。然。也。不。能。
持。久。可。是。伊。見。伍。劍。青。並。不。拒。絕。便。常。常。去。而。復。返。到。這。一。場。牌。打。完。足。足。擋。
過。來。了。六。七。次。把。伍。劍。青。弄。得。個。六。神。無。主。結。果。除。了。平。大。炎。他。便。是。第。二。個。

輸家。但是却也和平大炎一樣輸而無怨覺得今天的一個局面輸錢實在是應當的呢。那時已是七點鐘模樣平大炎如約請伍劍青到一新晚餐并邀金新民和霞姑奶奶同去霞姑奶奶道你們去罷我因為家中還有一點事情不能奉陪了平大炎見霞姑奶奶竟拒絕了他自然不甚高興正待再作第二次的勸駕却是那金新民道我看你既然誠心請客就去叫了菜在此地喫罷一來同是一樣的吃在菜館裏不見得多謝你幾聲二來霞姑奶奶同了我們到一新非親非眷給旁人見了不當穩便這是我知道伊心理的你祇要照我辦理伊自然也不一定要走了平大炎祇求霞姑奶奶不去當然唯唯從命於是便打電話去叫了菜來很高興的大家吃了一飽到得吃完據着平大炎的意思還想再打八圈牌偏是天不作美家中有人來找說他的兒子忽然患了急驚風要他就回去平大炎究竟兒子也是自己生的不能夠因為霞姑奶奶

奶在着便棄之。若遺祇索沒精打彩的轉去了。那時又有幾個人來金新民有意給伍劍青留一個機會。便和伍劍青道：你和霞姑奶奶在烟舖上躺躺談幾句體己的話罷。我自和他們打牌去不來招呼。你咧！劍青笑道：偏是你鬼精靈有這許多的話說着，却果然躺向榻上去了。新民也笑笑自去成局。不在話下。却說霞姑奶奶本在榻上燒着烟玩。見劍青過來便道：你且吃吃我裝的烟滋味如何？劍青道：你裝的烟滋味自然是好的。不但滋味好而且還容易使人醉呢。霞姑奶奶聽說笑着飛了一個白眼道：這是什麼話？難道我裝的烟一筒却可以抵兩筒麼？劍青道：你裝的烟誰說一筒抵不到兩筒？而且不但是喫就是看也看得醉了。霞姑奶奶道：你這人不是好人我不裝你喫了說着就把裝好的烟放在自己口中呼呼呼的一口氣吸個乾淨。劍青道：你想這一種一條龍式的烟還說一筒抵不到兩筒麼？像我所裝的烟牽絲扳藤的偏會花樣錦多。

不是烟被火燒了起來就是眼眼兒塞沒了須得重打一針一筒烟往往吃得
人性命交關真不能過癮呢所以我才說是你裝的烟好一筒可以抵得兩筒。
現在却你反說我不是好人這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了霞姑奶奶笑
道小寶寶不要囉唣了我再裝一筒給你吃罷劍青聽說叫他小寶寶便道你
叫我小寶寶那是我還要叫你一聲媽呢媽小寶寶烟却不要吃這時候肚子
餓了你給我吃幾口奶奶罷霞姑奶奶道你不要心急總有得給你吃的你且
先吃口烟振振精神罷我看你這種萎靡不振的樣兒單吃奶是已不中用了
這幾句話伍劍青聽了真個是直從骨子裏癢了進去就又問道媽那末你幾
時給我吃奶呢霞姑奶奶且不答話先把裝好的烟對準火門與伍劍青吃了
這才說道真是真假是假那種小寶寶吃奶的打綑話也不必說了我且問你
你這幾天有空陪我到杭州去白相相麼說着便仰了頸子候劍青的答復劍

青看了伊一眼慢慢的答道我怎麼沒有空明天就走我也來得及呢霞姑奶奶低低的道明天我却走不動身我看就是後天罷一早在輪船埠頭相見你看如何劍青點點頭道你說是後天那就後天好了不過你不要像上回一樣拆我的爛污才好你如果不來那是我却恕不等候呢霞姑奶奶笑道這一回決不拆你的爛污你儘請放心不過你却也不能放我的生劍青道我幾時放過你的生來霞姑奶奶道既然如此那末我們就此約定明天此地我是不來了你也不可與旁人談起免得人家議論劍青道你還怕我和人談起麼這真是當我小孩子看待了霞姑奶奶笑道不是這樣說祇因爲男人家多喜歡自己誇張自己往往無中也會生出有來所以我不能不囑咐你一聲呢於是二人就又各吃了一筒烟辭別了金新民分道回去那伍劍青見事已成局心中非常歡喜走起路來脚步也輕鬆了許多覺得這個仇是報定了將來和鄧鷄

啼說起來也可算得是一個奇蹟千迴萬折把當時自己也以爲無指望的事。弄成了一個圓滿的結果這真是天假奇緣不能不暫時丟却了道德觀念去荒唐他一回的了回到家中當就把後天要走的話和他爺說了自去收拾行李準備後天早上去踐霞姑奶奶的約會不想到第二天晚上老天爺忽然像有意和他惡作劇一般却下起了傾盆大雨來一雨直雨到他早上起身仍未停止推窗一望祇見烏雲密布雨脚直和黃豆也似的粗不覺叫聲苦也想這又怎麼辦呢如果不去倘若霞姑奶奶如約而來那豈不是前功盡棄從此休想再有這難得的機會如果去呢那末霞姑奶奶却說不定因天雨失約這豈不又是令人進退失據白白的跑一趟心中正在躊躇不決他老太太却差了丁媽來道太太說今天這麼大的雨少爺不去也罷橫豎上海又沒有緊要的事延遲一天並無妨礙何苦冒雨動身呢丁媽這樣的說他的少奶奶也要

便插口道我也正在勸他呢但是他却大有非去不可之意簡直當我的話是多的既然勸不理那也祇索由他了劍青給伊們一說心裏十分不快活便道天雨有什麼關係呢祇有這一點點路程便因天雨了延擱着那末趕遠路就不必趕了何況雨也不見得一天落到了晚總有一個時候會晴的啊說着便吩咐丁媽去端整面湯點心着好了衣服自上他老太太的房中去問安叩別老太太已得了丁媽的回話知道劍青是決意要走的了便也不再堅留祇囑咐他路上小心保重身體一到了上海須卽寫一封信回來劍青諾諾連聲的回答了揩了揩吃了點心就上轎到輪船埠頭來誰知到了輪船埠頭一問輪船却因天雨不開因為昨夜下了一夜的雨山洪暴發河水大漲紹興的橋是低的多河水一高輪船過不得橋就祇得停班了而且除出了他一個輪船埠頭上更無第二個旅客諒來霞姑奶奶也是不見得光降的了便祇得怏怏而

回。到。了。家。中。少。不。得。又。聽。了。他。少。奶。奶。一。番。奚。落。說。你。爲。什。麼。不。去。的。呢。落。
雨。總。會。停。止。的。啊。劍。青。聽。着。也。祇。好。笑。笑。不。則。聲。跳。進。牀。上。管。自。睡。去。睡。到。十。
點。多。鐘。忽。然。小。丫。頭。來。報。道。鄧。家。少。爺。來。了。劍。青。忙。起。了。身。出。去。祇。見。鄧。鷄。啼。
正。滿。面。春。風。的。坐。在。書。室。裏。等。候。一。見。劍。青。便。嚷。道。你。到。好。的。躲。在。家。裏。不但。
人。不。出。來。連。信。也。不。來。一。個。我。們。還。不。打。緊。那。老。二。真。等。得。望。眼。欲。穿。了。劍。青。
笑。着。不。理。會。管。自。問。道。你。可。是。昨。天。回。來。的。這。麼。大。的。雨。不。是。要。變。成。落。湯。鷄。
了。麼。鄧。鷄。啼。道。我。早。上。來。的。時。候。本。來。是。好。天。氣。等。到。落。雨。那。是。已。經。到。紹。興。
了。還。怕。他。什。麼。不。過。昨。天。是。本。想。一。到。就。來。看。你。的。後。來。天。下。了。雨。所。以。却。祇。
得。今。天。來。了。劍。青。笑。道。幸。而。天。下。了。雨。不。下。雨。你。今。天。便。看。我。不。到。我。是。今。天。
到。了。輪。船。埠。頭。重。復。轉。來。的。鄧。鷄。啼。道。這。叫。做。雨。落。天。留。客。合。該。你。在。紹。興。還。
可。以。多。住。幾。天。咧。現。在。別。的。且。不。談。老。二。有。一。個。口。信。囑。我。帶。給。你。我。須。得。先。

把。這。一。個。任。務。給。伊。辦。清。楚。伊。說。你。什。麼。回。來。了。一。個。多。月。却。祇。去。了。一。封。信。
老。太。太。的。病。好。了。爲。什。麼。却。仍。不。出。去。如。果。你。要。去。的。那。也。不。必。說。如。果。還。
有。幾。天。耽。擱。那。末。你。須。得。寫。一。封。信。給。伊。并。通。知。伊。一。個。日。期。伊。好。到。火。車。站。
來。接。你。這。幾。句。話。伊。和。我。說。了。幾。次。所。以。我。不。得。不。巴。巴。的。趕。了。來。做。一。個。傳。
聲。箇。再。好。你。便。今。天。寫。一。封。信。去。那。末。伊。就。可。以。知。道。我。並。不。是。個。王。伯。伯。劍。
青。點。點。頭。道。我。知。道。了。好。在。我。明。天。就。要。走。的。也。用。不。着。再。寫。信。給。伊。了。我。且。
問。你。你。這。一。個。多。月。住。在。上。海。成。績。如。何。醉。月。老。三。和。秦。樓。老。八。這。兩。個。人。中。
想。來。總。該。有。一。個。上。手。了。不。然。斷。乎。住。不。到。這。许。多。日。子。的。鄧。鷄。啼。搖。搖。頭。道。
秦。樓。楚。館。與。我。無。緣。醉。月。飛。觴。是。人。所。愛。你。這。一。猜。却。猜。錯。了。伍。劍。青。道。你不。
要。在。我。面。前。說。謊。話。我。一。到。上。海。自。然。就。查。得。出。的。你。用。不。着。對。我。瞒。得。鐵。桶。
般。的。緊。鄧。鷄。啼。急。道。我。怎。會。瞞。你。那。你。未。免。太。不。信。任。我。了。伍。劍。青。道。並。非。是。

不信任。你不過我想。你不見得如此忠厚而且沒有牽絲扳藤的事也不見到這時候才回來啊。鄧鷄啼道。那是事實如此無可勉強的。像醉月老三。是陳思三視爲禁臠。我當然不便奪人所好。那秦樓老八呢却因我不甚叫堂差也不像那天的如小鳥依人了。所以這兩處地方我竟無從發展。不過我雖失之東隅却也未嘗不作桑榆之收。這是却須得附帶說明的。劍青笑道。原來你另外又有了一个好地方。那自無怪。我祇猜中了一半。咧。可是。這一個桑榆是如何收法。那也須得說給我聽。鄧鷄啼道。不講也罷。橫豎你到了上海自然會曉得的。劍青道。別人講與我聽。那裏有你自己講的眞切。而且我也急欲知道你們的情形。不見你那就罷了。見了你這是非得問一個明白不可咧。鄧鷄啼道。要我講與你聽。那也並無不可。不過我却有一個條件。就是你和天香閣老二的結合。我問過了幾次。你總於沒有爽爽快快的告訴與我聽。這一次你却不

能。不。說。的。了。劍。青。點。頭。道。祇。要。你。講。與。我。聽。就。是。這。
是。不。生。問。題。的。鄧。鷄。啼。見。伍。劍。青。依。他。的。條。件。了。便。道。如。此。我。就。先。說。與。你。聽。
大。約。從。你。走。後。一。個。禮。拜。還。沒。有。到。罷。這。一。日。是。下。雨。門。約。了。我。們。幾。個。人。在。
三。元。坊。樂。第。家。碰。和。有。一。個。叫。作。老。六。的。據。伊。說。還。是。初。踏。到。生。意。上。來。但。是。
看。伊。的。神。情。却。騷。形。怪。狀。並。不。像。是。初。出。茅。廬。的。人。物。我。當。時。並。不。注。意。伊。
想。伊。却。特。別。的。注。意。我。不。知。還。是。我。交。進。了。桃。花。運。呢。也。不。知。還。是。因。爲。我。曲。
裏。曲。氣。的。當。我。是。一。個。鄉。下。土。老。兒。總。而。言。之。伊。對。於。我。真。是。十。分。的。殷。勤。我。
見。伊。這。個。樣。兒。自。然。也。不。免。和。伊。多。所。說。笑。樂。得。享。點。特。別。利。益。於。是。我。吃。烟。
的。當。兒。伊。便。來。給。我。裝。烟。我。打。牌。的。當。兒。伊。便。來。給。我。打。牌。一。屁。股。坐。在。我。的。
膝。上。簡。直。是。熟。不。拘。禮。陌。生。人。比。熟。客。還。要。來。得。道。地。那。時。我。兩。隻。手。無。所。事。
事。自。然。總。要。活。動。活。動。好。在。這。單。衣。薄。裳。的。時。候。活。動。來。得。容。易。一。伸。進。去。便。

是智珠在握真比較去摸一張嵌五索還便當得萬倍看伊却略略躲閃了一下就不響了伊既然並不拒絕我當然繼續工作下去而且老實說有了這一個好地方誰還耐心去打牌呢伊能夠給我代打那真是歡迎也不迭的到了牌打完喫過了飯我就有心吊吊伊的胃口說你可願意到我的旅館中去玩玩麼伊說好的你在旅館中等我停一會兒就來到了十二點鐘模樣伊果然來了一來便不言去從此我所開的一個房間就像爲伊而開一樣一直盤踞到我回來才算罷休依伊的心想還待叫我多住一星期半個月但是我却實在怕見伊這個寶貝了想還是逃走了罷多給伊牽纏下去這一個罪可受不了然而我也因此得了個見解覺得長三中的淫賣婦名目上算是高等娼妓其實比我們紹興的土娼還不如這種自己尋上門來的生意我們紹興的土娼也還不肯做的現在却居然於書寓中發現那不是這賣嘴不賣身

的一句話不但騙不進上海兒連我們鄉下人也覺得這不過是一個幌子暗底下却爛污到不知所云麼老兄向以護花使者自命把長三堂子中的淫賣婦看得十分高貴如今我拆穿了這一個西洋鏡却要勸勸你別再把這般爛污貨捧得和天人一般咧劍青聽他說那樂第六容容易易的給他征服了正在詫異想這到也確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伊們做客人會如此的牽就這却是第一遭聽見咧後來聽他說得長三堂子中人都是爛污貨還勸劍青不要再到以護花使者自命心裏却不服起來便答道話是也不這樣講的你雖僥倖碰着了一個爛污貨但是長三堂子中不見得個個都像伊濁者自濁清者自清這害羣之馬也不過千百人中一二個罷了你如今一例抹煞這却未免言之太甚咧鄧鷄啼笑道據你說來那是堂子中還要造貞節牌坊咧這也怕不見得罷劍青道貞節牌坊雖然不見得造然而總也有一個分寸像你所說

的老六。據我想來大約不外乎是野鷄和淌白出身到了生意上又沒客人於是窮凶極惡的便什麼也做出來了若換了一個決計不會如此因為你既然不是小白臉又不是大腹賈普通的一般堂子中人大抵不會有如此容易的雖則我從前也曾和你說過說長三堂子的情況是年不如年但是總還沒有像你這般一見面就會上手的所以這祇好算是一个例外咧鄧鷄啼搖着頭道你的話我不贊成無論如何這老六總是一個真憑實據啊劍青道你雖不贊成我的話然而我却決定這老六必非好出身而且伊這種行逕堂子中也做不長久將來勢必致仍回到原地位去的你且看我的話罷好在我一到上海就可以調查出伊的底細來鄧鷄啼道我與你空口白舌爭也無用且不必說他了你如今把那天香閣老二的事說與我聽罷伍劍青笑了一笑說道這件事其實也沒有什麼意思你既然要聽那末我就簡單的說與你聽罷原來

這老二從前本是生意上人後來却嫁了人了嫁的是一個湖州人在上海做着洋貨生意在商場上着實有點面子論理伊既然嫁了本不應該再出來然而伊那丈夫娶了伊回來之後起初待得伊還好後來便不對了大約棄舊憐新也是男人家一個普通的心理伊那丈夫却就是一個代表者所以娶了伊回去以後不上一年便依舊的在外花天酒地鎮日夜不思回去一次兩次伊還忍耐着日子一多當然免不得要勸勸他可是伊那丈夫却不理會伊說你怎能夠來管我祇要不缺你的衣食零用就是了從此兩個人便漸漸的意見相左伊也心懷怨望想嫁着了這一種男人那不是錦樣年華付於流水麼於是就不時出來疏散來解除伊的愁悶在這時候我却認識了伊咧劍青講到此處還未講下去鄧鷄啼却插口道你說得太簡略了在這時候認識了伊的一句話中其中大有文章你須說得詳細一點不能這樣含糊交待的劍青笑

着正待依了鄧鷄啼的話從詳講述却忽然小丫頭秋兒跑了進來道紹興公報裏有電話來請少爺去聽劍青便邊答應邊和鄧鷄啼道那末你且等一等待我聽了電話來再和你細說罷說着便自到外面去聽電話要知這一個電話是誰打來以及伍劍青如何與天香閣老二認識且看下回

第三十七回 綺夢迷離遊絲牽嫩綠 奇緣遇合流水逐殘紅

却說伍劍青正和鄧鷄啼講他與天香閣老二的歷史說老二的丈夫自娶了老二以後一般的在外拈花惹草並無真誠的愛情對付伊日子一多伊心懷怨望也就時常出來疏散藉以解悶在這時候自己便認識了伊鄧鷄啼聽他講到這個地方却不答應起來說這幾句話過於簡略未免抹煞幾許事實必要他把如何與老二認識的情形詳詳細細講個明白劍青還未答話偏是那秋兒來報說紹興公報館有電話來了劍青聽說心裏明白卽請鄧鷄啼暫且

等候。自出去接那電話。把了話筒。一聽。却是金新民的日音。便問道。是新民兄。麼。有什麼事情。新民道。你快請來。一輪霞姑奶奶剛才到此。立逼着我打電話。說。有要緊的話。要和你講。我問伊。是什麼事。伊却不肯說出來。叫伊在電話裏。講。伊又不願意。大約這話。一定是很重要而不容我們局外人知道的。你如果。要聽。那末你就來罷。劍青聽說。故意做作道。伊有什麼緊要的話。要和我講啊。既然如此。那末託你關照伊一聲。說我有一個朋友在此談天。請伊暫且等候。一刻等我那朋友走了。我便立刻來。就是新民笑道。你也不必假惺惺作態。快。到書房裏去。鄧鷄啼見劍青接了電話回來。却問道。這電話是誰打來的。可是。那金新民。麼劍青點點頭。道。正是他。鄧鷄啼道。我知道他與你並無深交。却是。爲了什麼事打電話給你啊。劍青待要把霞姑奶奶的事說與他聽。轉念一想。

這件事現在還發表不得而且霞姑奶奶曾經囑咐過不要在外面聲揚如果對他一說那豈不是真見得男子漢的嘴是不穩的了麼還是成了事實以後再對他說罷一想到此便把待說的話從舌尖上縮了轉去却含糊答道也沒有什麼事祇因為他曉得我明天要走了請我到他那裏去一趟說有上海行家的幾筆廣告費要託我給他代收哩這一個瞞天大謊說得很有理由鄧鷄啼便不再問祇說道那末你快把老二的話講一個明白罷說完了我們去看孟六點一同吃飯去順便也算給你餞行劍青一聽這話却慌了暗想這還了得那霞姑奶奶處如何等得及這一個長時間然而鄧鷄啼處可又推託不來的心中一急却急出了一個念頭來道我看是這樣的辦法罷此刻時候也不早了我却是還有一點點薄事不如你就去約了孟六點同來在一新等候那時我也可以把事情辦舒齊了大家就不妨作一個長時間的暢談老二的

事到了這時再說給你聽比較現在偏偏促促說不完全豈不更來得好鄧鷄啼笑道辦法是好的不過我怕你這個人眉頭一皺便是一個計到了那時候却又推託不肯宣布了這豈不是又上了你的當劍青道你可也算得左手不放心右手了我幾時曾經騙過你來却這般的不相信我鄧鷄啼道既然如此那末准定在一新等候罷但是一樣來遲是要罰酒三杯的劍青笑道說不定我還比你們早呢鄧鷄啼聽說也便笑着找孟六點去了不說鄧鷄啼受愚自去祇說那伍劍青等那鄧鷄啼走後當然就急急忙忙的奔向紹興公報館而來跑到樓上編輯室齊巧金新民正忙着發稿那霞姑奶奶却一個人靜悄悄的立在室外等候他劍青見四下無人就上前和伊說道你今天又放了我生咧這麼大的雨我却去撞了一個木鐘這未免太使人難堪罷霞姑奶奶聽說很抱歉的答道我知道你今天受了累啦所以此刻才巴巴的打電話給

你本來我是決不會失約的無奈傾盆也似的大雨我家裏的哥哥嫂嫂一定不肯放我走說你怎麼這般的傻這一種天氣可以走得動身麼就是男人家或是有極緊要的事也不免因此而停頓一天你是個女人家而且又沒有甚麼緊要事那末這又何苦來呢他們這樣的說着我心裏真是十分難過却又不好說出口來祇好自己肚裏明白總算像熱鍋上螞蟻的轉了半天見天氣略放晴了就出來託金新民打電話給你雖然又惹他一番嘲笑然而我却也顧不得覺得非立刻見了你表明這一個心迹不可想來你總也可以原諒我罷說着極力表示出不安的態度來劍青見了也就不再責難下去祇說道那末你仍待和我同去麼霞姑奶奶笑道自然仍和你同去的誰曾變更過態度來明天你仍在輪船埠頭候我罷劍青聽說也笑道再叫我去等候那也未始不可不過你屢次失約若果明天仍使我失望這却怎麼辦呢霞姑奶奶道你

放心罷。今天是因為下了大雨，所以失了約，不成。明天又會像今天一樣的劍青道。如此一言爲定，我也不再和你重約了。此刻我還有應酬去，我們就明天早上見罷。霞姑奶奶正點點頭，還未把好字說出口，那金新民却已編好了。要聞出來了一見，他們兩個並着頭講話，便道：「你們喊喳喳鬼鬼祟祟的講點什麼？」可以說與我聽聽。劍青笑道：「也沒有什麼事情。乃是伊託我替伊的姪兒尋一個生意罷。」金新民癟嘴道：「不見得罷。爲了這一件事，伊也不必急急的趕來打電話了。好在你們不肯說給我聽，我過幾天也自會曉得的。你們總逃不過我的掌握。」霞姑奶奶道：「金先生，你不要空口怨誣人家，啊！我們婦道人家，這一個關頭，却推扳不起的。」金新民聽說，哈哈大笑，道：「黃熟梅子賣什麼？清你們可以明公正氣講的話，怎麼當了我的面，却又不說？」也罷。我就做做好事，不和你們說了。你們自己攬去罷。說時，一路笑着下樓去了。霞姑奶奶

看。他。走了。和劍青。道金新民的嘴真比糞坑還臭。什麼都也說得出來的。但是。我們却也奈何他不得呢。劍青也笑道。自然他是怎麼樣人。肚子裏恐怕比你還亮呢。我們同走的話現在雖瞞着他。然而未到杭州他也須就會知道了。說着停了一停。又道那末我先走了。明天一准在輪船埠頭候你。你可不能再失約。如果仍發老脾氣。那是我要和你總算賬的。霞姑奶奶笑着答應。劍青就下樓去赴鄧鷄啼的約會到了一一新祇。見鄧鷄啼和孟六點正雙雙的等候着他。一見他來。鄧鷄啼便嚷着道。你是到什麼地方去的。我們等了你好久打電話到你府上。你却又出去了。看你這個樣子形迹却大有可疑。咧劍青笑道。你別要瞎疑心我的形迹。那裏還會有可疑的地方。祇因爲我曉得同了你們二館去灣了一灣。免得金新民再來尋我。而且你們以謂等了好久其實我却是。

約略談了幾句就來的哩。鄧鷄啼道：這話還近情理，而且我也會疑心到此。正待再打電話去問的可是現在也不必說他了。就請點幾隻菜來預備修補。五臟殿罷，於是三個人便斟酌了幾樣菜，吩咐去做了一面。先取了幾隻冷盆下酒。一巡過後，鄧鷄啼記起了方才的話，却和伍劍青道：我們別的話且慢談，請你先把那老二如何認識的情形說個明白。劍青笑道：你怎麼這樣的心急？我雖然回來了一個多月，然而孟六點却還不過會了兩三面。要說的話正多着呢。鄧鷄啼道：怎麼說？你回來了許多日子，却和孟六點不過會了兩三面。麼？那末你這個人却躲在那裏呢？劍青道：說也奇怪，這一趟回來從前的老朋友都生疏了。孟六點見得最多，却不過兩三面。其餘搖天亮和徐南華兩個簡直不見便是那小袁說起來還是表弟兄。然而也祇那天他上城來見過一次。呢。孟六點聽說又發了他的呆氣，喟然嘆道：這就見得人生聚散的無常在那。

上。半。年。你。回。來。的。時。候。我。們。何。等。的。興。高。采。烈。回。憶。起。來。還。彷。彿。都。在。眼。前。一。
般。然。而。不。到。半。年。功。夫。却。又。換。了。一。個。局。面。今。天。祇。剩。我。們。三。人。在。此。小。酌。其。
餘。的。却。四。方。星。散。謀。一。面。也。覺。爲。難。如。此。情。形。怎。不。叫。人。感。懷。難。已。呢。像。我。是。
便。因。爲。有。了。這。種。感。觸。當。年。呆。氣。盡。都。銷。磨。所。以。也。懶。得。出。來。不。知。不。覺。的。和。
劍。青。少。見。了。劍。青。道。這。本。來。是。有。一。種。興。致。的。在。興。致。提。起。的。時。候。心。裏。不。想。
出。來。腳。底。却。自。會。發。癢。等。到。興。致。一。受。打。擊。那。末。却。又。自。然。便。會。覺。得。懈。於。行。
動。了。可。是。這。一。個。癥。結。我。以。謂。是。屬。於。紹。興。商。報。的。停。版。偷。商。報。不。停。版。那。末。
朋。友。既。不。致。如。一。盤。散。沙。呆。會。也。不。致。無。形。消。滅。而。你。更。不。致。興。致。如。此。蕭。索。
的。孟。六。點。正。待。答。話。鄧。鷄。啼。却。插。口。道。這。話。雖。未。始。無。理。由。然。而。孟。六。點。之。
以。興。致。蕭。索。這。還。不。過。是。一。半。的。理。由。呢。劍。青。道。這。話。其。中。又。有。文。章。了。難。不。
成。是。爲。了。小。玲。瓏。麼。鄧。鷄。啼。拍。手。道。一。猜。便。着。劍。青。聽。說。果。是。爲。了。小。玲。瓏。

却又道伊本來與田資凡的關係深而與孟六點的關係淺怎麼孟六點却爲想不穿這一着呢鄧鷄啼道薄命憐卿甘作妾忍心撫母忒無良孟六點有此缺望怎不心灰意懶啊伍劍青聽了便問孟六點道孟會長這是怎麼的一會事孟六點那裏肯承認搖搖頭道你休要聽等鷄啼的鳥話他是吃飽了飯造我的謠言哩劍青道雖然不無謠意然而依我看來却也事出有因會長先生我和你並非泛泛之交在座又無外人你却爲何諱莫如深呢孟六點這纔喟然道在老朋友跟前並非是我不肯說不過仔細想來其實也沒甚意思原當不得眞的至於其中經過的事實等鷄啼比我自己還要知知道得詳細就請他說給你聽罷有不對的地方再讓我來修正就是了鄧鷄啼正要講時一個轉念却又不講了瞪着眼向伍劍青道我幾乎又上了你的當了那天香閣老二的事幾次三番被你推託着不講如果今天又忘記了被你逃過那不是又要

一年半載才能夠和你相見麼現在請你先把那件事宣布了出來罷那時我再把孟六點和小玲瓏的事講給你聽也未爲遲伍劍青笑道你這個人真是一點點也不肯放鬆的怪不得見了駱駝當馬腫背喫了樂第老六的虧却說長三堂子沒一個好人了也罷我就先說與你聽省得你心癢難捱一輩子纏着不肯放原來我和天香閣老二的遇合說起來却也有趣得很我不是和你說過老二本是堂子中出身後來嫁了一個做洋貨生意的湖州人不幸那人有了老二却仍一般的在外面浪蕩因而老二便心懷怨望麼大凡女人家心中一起了怨望外邪便容易侵入尤其是堂子中出身的人本來是男人家可以抓一把揀揀的到了這時候便不免存着一種心理以爲你既然在外面浪蕩那末我也何妨到外面去胡調胡調給你看看這完全是一種報復的見解沒一個女人沒有的不過普通女人因和外界的接觸少又有社會的習慣相

制裁不敢實行那堂子中出身的女人却能實行這一個觀念罷了但是在這時候老二却還不是存心要報復不過覺得一個人在家裏寂寞須得有到外面疏散疏散的必要齊巧伊有一個從前要好的小姊妹叫做老七的來看伊於是伊也就偶然的到老七生意上去白相相老七的生意上叫做月情乃是從前一個朋友童隆卿所做有一天我同了童隆卿到月情家打茶圍去看見有一個女子在那裏這一節裏似乎並不曾見過看伊的態度却又是很端重的我便悄悄問月情家的鋪房間常州嫂嫂道這個人可是此地的做手怎麼我們却不會見過伊常州嫂嫂道伊乃是老七的一個小姊妹到此地來白相相的並不是此地的做手我聽說便又問道那末伊可也在生意上麼是叫什麼名字常州嫂嫂搖搖頭道伊從前雖也在生意上但是現在已經嫁了人哩看你的意思似乎很注意伊可惜却遲了其實我的注意伊却不過是一種

好奇心並不是一定存着壞念頭現在聽說是名花有主那益發不敢有非分之想哩常州嫂嫂說我遲了這也不過是一句笑話伊是也曉得我不是那般爛胡調的人物見一個愛一個的伍劍青說到此地鄧鷄啼却插口道這話祇怕也是你對我們說說的罷你不存壞念頭怎麼現在却又和伊有很深的關係呢伍劍青道我講給你聽了你却又來打叉而且還不相信我的話這我可不高興講下去了說着便舉起酒杯一飲而盡去舀了一匙醉蝦仁放在嘴裏咀嚼不再說下去那孟六點正聽得津津有味見把話間斷便埋怨鄧鷄啼道他本來是不甚情願宣布的現在經你一打橫他就又有辭可藉了快陪個罪罷這樣有趣味的一個故事中止了豈不可惜呢鄧鷄啼道那末我飲乾這一杯酒就算是向劍青陪不是罷快講下去我們在這兒洗耳恭聽呢劍青知道不把這一件事講完是不成功的就仍繼續說下去道自從這一天我和伊在

月情家見過了一面以後便一直不再遇見伊。我的腦筋中也完全沒有伊的影子，在着宛似過眼的烟雲，誰還把這種毫無關係的事放在心裏呢？然而世界上的事真是奇幻不可思議，祇要有緣分，造化小兒却自然會給你牽合攏來。在遇見過伊後的第二節罷，那時月情房間中的老七和另一個叫作老大的同時調到汕頭路飛雲家去了。老大是沒有什麼客人的，要我去幫幫伊的忙。我本來不做什麼人家就無可無不可的給伊去碰碰，和這完全是一種幫忙的性質。因為看伊年華老大却還在倡門中爭妍鬥媚，非常可憐，所以就有心給伊紗繡場面。伊也自己知道這一種情形，一壁固然十二分的感激一壁便又思忖牢籠我的方法。好使我永遠幫伊的忙。可是伊這一個本身是不足以羈縻我的，當然非得另找一個替身不可。這替身如果也是堂子中人呢？那末反而使我有了報效的去處，也仍是勞而無功的事，非得出奇制勝有一

個用不着我做花頭的地方却又逃不過伊門檻的這才可以在中操縱着伊。既然定了這一個宗旨齊巧這一日我又和伊說着玩道老大我託你介紹一個人怎麼你儘是答應我却又儘是不見介紹給我呢你須得給我用點心才好啊伊聽說便笑着道你不要心急我已經給你尋到一個了我道已經尋到了麼這真好極了可是這人却是什麼路道呢如果是做生意的那我却不敢領教的伊道自然是人家人倘然是做生意的那也用不着尋到今日了我道既然如此那末你什麼時候領給我看呢伊道就是明天罷大約在六七點鐘的時候我去約好了伊在此地等你罷如果你也合意的伊也合意的這就預備吃你的謝媒酒了我聽了伊的話想到了明日看過再說罷諒來伊也不見得有好的人左右不過是明是人家人暗是私娼罷了不想到第二天如約到伊的生意上去這人却還沒有來我便說道原來你又拆我的爛污尋我的

開心那裏有什麼人家人分明吊吊我的胃口罷咧伊急道不不約是已經約好了的大約伊此刻家裏有事所以不能夠出來你且等一忽兒待我再去看伊如果伊沒有要緊事我便一定強迫着伊出來和你相見就是說着果然急急的去了不到一支香烟功夫老大便同了一個女子進來我定睛一瞧立時記起上節月情房間中的一幕原來這女子便是那回在月情家瞧見的伊也便是現在的天香閣老二咧要知老二這一來劍青如何與伊結合又如何會重入倡門且看下回

第三十八回 心堅似鐵恨我未成名 命薄如花憐卿甘作妾

却說伍劍青說到那飛雲老大給他介紹的女子原來便是上節在月情房間中所見的一個言下似乎表示着這實是一件巧事值得令人驚異的接着便又說下去道那時我和伊見了面却也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談祇不過隨便說

了。幾句應酬的話伊也很羞澀的不肯多講。大家生刺刺的便走散了。過了一天。我去聽老大的回音。老大却對我說道那邊已經默許了你的意思。怎麼樣。如果也贊成的。那天就再約期開一個房間。你們自己去暢談罷。我這時已經着了魔。怎肯說不贊成。當然就此圓成了好事。可是聚會了幾次以後。難問題却來了。因為伊這時對於伊的丈夫覺着萬分的不滿意。常常向我道伊丈夫的不好說。從前一時失了主意。跟了他不想。他却是一個毫無情感的漢子。又不知安分守己。祇管任意的在外胡調。偶然勸勸他。反惹他一頓排揃。因是也索性不理會他了。但是這樣的日子過下去。豈不是絲毫不感到人生的樂趣。何況他原籍尚有妻子。自己是隨便跟他的。偷然將來年紀一老。他却忽然壞了良心。不來看顧了。那可怎麼辦呢。所以想趁現在和他走開了。另嫁一個知心。着意的人。省得提心吊膽的受他的氣。苦言談之中。雖不曾完全表示待。

脫離了伊丈夫來就我。然而却也隱隱有非我莫屬的意思。這可把我難住了。暗想我的環境是萬萬不能做伊候補丈夫的。伊這樣的一個情形又爲我破壞了嫁後的操守。倘然一心一意的要跟我論情論理，我當然又不能堅決的拒絕。伊還是趁現在尙未十分情熱的時候，很一很心勸勸伊罷。於是便和伊道：你嫁了那種毫無情感的人，我也很替你扼腕。不過一個人總有回心轉意的時候。他現在虧待你而自己在外面爛胡調，果然覺得可恨。但是將來胡調得本性回復了，却也許反待你好的。你且耐着性子，守候他不要以爲他現在無情無義，便沒了將來希望。要曉得敗子回頭金不換，到了那時你就吃了苦中苦，成爲人上人了。至於說脫離他另尋一個的話，雖則找一個男人是很便當的，但是倘然找了來，却反不如他。那你難道再好意思去找第三個麼？至於我呢？雖然有心想把你超拔出這一個苦海，可是却又沒有力量。所以我勸你還。

是忍。忍氣罷伊聽了我這話批了批嘴道我不會尋着你不放你休要唸退鬼咒看將起來你們男子漢真是心堅如鐵一個也不是好人騙着了人家的身體却便走路怕踏死螞蟻了我現在精神上受了這樣重大的痛苦你還勸我忍耐着怕將來我被他磨折死了你還說我是應該的呢說着便不禁盈盈欲涕我在旁見了一壁自己慚愧一壁替伊憐惜但是護花雖然有意然而力不從心這是無可勉強的祇得安慰伊一番各自歸去從此以後我因爲怕這魔障愈惹愈深解脫不開就橫了心有意和伊少見面到後來簡直音問也不通了這是去年春天的話不想到到了九月裏在四馬路上忽然又遇見了伊一看伊的神氣大大的與前不同容光煥發衣飾時新分明是一個堂子中人的打扮正在驚疑伊却來向我招呼道我有話要和你談你此刻有空同我一道走麼我道身體是有空的但不知走到什麼地方去談伊道你既然有空那末跟

了。我走就是了。不要多問。當下一走兩走却走到了福裕里。我一見情形已瞧科了幾分。便道。敢是你現在已經出來了麼？伊點點頭。道是的。再不出來那是真要死在他手裏了。我道。那末你和他怎樣解決的呢？伊道。那也沒有怎樣解决。因為我是被迫出來的。他當然也沒有什麼話。我道。這話却不明白。怎麼是被迫出來的呢？難道他不要你了麼？伊道。也和不要我差不多。因為他現在又有了一個人了。有了三個新的。還要舊的作甚呢？所以我於情於理俱不能不出來了。我道。那麼你出了來怎麼不另嫁人？却到生意上來呢？看上去這房間還是你自己鋪的呢？伊冷笑着道。嫁什麼人？你說不要我和我冷淡了別的。又尋不到那末自然祇好到生意上來了。現在別的話也不必說。我鋪了這房間却沒有什麼客人？你給我來幫忙罷。自然這個義務我是不能不盡的。但是盡了幾次義務以後却漸漸的情感又深起來了。到了現在這一筆賬便愈加。

的糾紛難結。看將起來，這一個附骨之疽，怕非是刀圭所可奏效的。咧伍劍青把這一個故事，一口氣講完，便向鄧鷄啼道：「這一番既詳且細的話，像說書先生的說了，將近一個鐘頭，諒來你總可以滿意的了。」鄧鷄啼還未答話，孟六點却說道：「聽了這一段豔史，可以浮一大白。我敬賀劍青兄一杯，再賀未來的劍青嫂夫人一杯。」說着，嗚都飲個乾淨。劍青待去攔時，却已攔不及。祇得說道：「這那裏可以算是豔史？祇好算是罪狀罷！」一壁伍劍青推讓着，一壁鄧鷄啼却說道：「滿意是十分滿意，不過聽了你的話，我一方面固然祝你們花好月圓，但是一方面却又得了一種感想，可以證實我的主張是不錯的。劍青道：「你有什麼主張？」因此證實不錯，鄧鷄啼道：「我不是方才和你說過，說堂子中人是楊花水性的多麼？現在從老二看來，伊是已嫁了人的，但是却仍會不安於室。終于弄到下堂求去，爲止這豈不是一個老大證據呢？」不過老二是你的愛人。

又是未來的嫂嫂我說了這話老兄却休見怪劍青笑道我早說過這是一個罪狀怎會見怪而且老二這一種行動乃是夫也不良的反響原也可以原情諒恕的不過說到堂子中人楊花水性一層我却還有一個研究我的主張是和你不同的我以謂堂子中人楊花水性的雖有却不能說是普遍的都如此客人把伊們娶回家去祇要得其法則決不會像老二般拆伊丈夫的爛污大抵這一個竅要就是在堂子中討了人以後切不可再到外面去胡調女人家是心地狹窄的多尤其是這種堂子中本來見識得多的人你一胡調伊便也會得給你感化一則你以眞情相待伊心中已很舒服二則你在旁廝守着伊也沒有閒功夫可以使外邪乘虛而入所以往往有許多人便是生活很困窘因爲得了這個法則伊們仍是死心塌地的相守着這就可見得事在人爲非

是你這個主張所可武斷的了。所以我們可以因此下一個結論。堂子中人壞的果然多好的也未始沒有。總之活動是婦女的天性。祇要能夠駕馭有術，却壞的也會變成好的。若使環境不良而駕馭又復無方，那末好的也會變成壞的。鄧鷄啼聽說笑道：人各有志，不能相強。你的主張既然如此，那末就算了罷。我們又不是開辯論會，要無理中辯出有理來的。酒也有了，且乾了。吃飯罷。劍青道：這個問題既無辯論之必要，姑且不談。可是還有孟六點的那件事呢？這是你們的責任，不能因為吃了飯了，却推託了不談的呢。鄧鷄啼道：你用不着心急，我自然得說給你聽的。不過此地時間談得久了，且等吃了飯到適廬中去細談罷。劍青聽了，也無話說。於是就一齊吃了飯，帳却由孟六點付了。說是算伍劍青錢，又替鄧鷄啼接風的。鄧鷄啼和伍劍青謝過了孟六點，一同到了適廬茶園，擇了一間雅緻的房間坐下。看茶座裏却寥寥的，沒有幾個人。劍

青道此地的生意怎麼這般的壞。孟六點道今天下雨所以人少了平常大約也不致如此冷落罷不過我也好久不來了。劍青笑道自然這也是一個觸目驚心的地方難怪你不來的我還記得上次到此地來的時候你捧小玲瓏雖十分上緊但是等鷄啼說你你却還不肯承認哩到後來搖天亮說了這纔定了位子請我看戲又在一新去邀了小玲瓏來這時我看了你們的情形本想勸你一番但是說了幾句看你的意思不甚贊成我的話所以我也不說了晚上又去擾了小玲瓏一頓花生米豆腐乾的花酒然後才同到我家裏去睡次日早晨你的夫人生產却忽忽的把你叫回去了這種情形我都歷歷如在眼前可惜以後的却不曾知道了。孟六點還未答話鄧鷄啼却插口道以後的話他已經委託了我那末就由我來告訴你罷原來當你回來的時候孟六點捧小玲瓏還不能算得熱血搭心因為他乃是被動的正式的主動人却是田

資民他一切都秉從田資民的意思行事雖則常常在小玲瓏處走動心中也未免覺得秀色可餐有染指一鬢之意但是有田資民在着當然不好表示什麼及至他夫人生產了晚上不便在外面多所勾留因此更沒有什麼進展但是你出去以後他的機會却來了這時那田資民忽然染了重病纏綿床第足足有三四個月之久聽說到現在還不大好這一來這一個缺份自然便由他遞陞了而且他那時身體又空了旁邊也沒有人監視着他所以便差不多成了小玲瓏的一個侍從武官說得不好聽一點也可以算得是一個特別跟包那小玲瓏呢對於他也青眼相看很有意思比待田資民還要來得體貼真個像自家人一般這時他果然歡天喜地便是我們也很替他高興說孟六點這一會總算呆出頭了然而同時却又替他耽心怕戲館停了罐小玲瓏拍拍屁股走路那豈不是棒打鴛鴦兩分離一場無結果不過事實上這是不可免的

祇不過爭個遲早罷了也祇好過了一日是一日希望戲館能多延幾天壽命而已果不其然這戲館不到半個月就關門大吉小金鐘王翠霞賽永春一行人都走了眼見得小玲瓏也要動身他去孟六點雖心裏異常的悵惘然而事到臨頭也祇索預備恭送如儀罷咧不料在這將要動身的先一天小玲瓏忽然也和田資民一般生起病來生的乃是一種最利害的傷寒重症伊的假母驚得手足無措慌忙叫了他去把一切延醫服藥的事都託付與了他他得了這個差使那敢怠慢就盡心竭力的替伊奔走而且還簡直和伊假母分了班衣不解帶的在旁看護足足的服侍了十多天連家裏也不轉去一趟弄得形銷骨立憔悴萬分然而却也值得因爲小玲瓏在第一個星期中是囁語昏沉並不覺得什麼到了第二個星期却已經有點清醒了一見他這樣的服侍着怎不叫伊心裏感動兩個人本來是有情愫的到此就不覺益發的增長繁

滋起來而且自伊一病之後又覺得日常生活上的不安很想擇人而事嫁一個如意郎君把唱戲的生活不幹了免得奔來波去如飄萍飛絮般的無着落這兩個問題一融合當然是着意在孟六點身上這一天病體略好了些見伊的假母不在伊就把這個意思徵求孟六點的意見孟六點聽說受寵若驚把抑制着的情感頓時發揚擴大得不知所云便一壁領受了伊的盛意一壁自去向家庭中疏通祇待伊向假母一說伊假母答應了就可不負他一番苦心完成好事可是天下的烏鵲是一樣黑的天下的老鴉也是一樣凶的我們孟會長好容易得來了這一個成績家庭中的慈母賢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疏通好了然而那小玲瓏的假母却不答應伊這一個請求和孟六點說我是要靠了這女兒過下半世的怎能容伊輕輕的一走伊從前到我身邊來的時候還是一個黃毛小子頭我化了許多錢好容易把伊養了這麼大如今自己

會飛了却待拋撇我了。這是論情論理也說不過去的啊。雖則孟先生待伊十分好伊也心願情服的要嫁給孟先生。然而有我一個老太婆在着總也須得給我老太婆想一想不能夠一想情願把我老太婆置之度外的孟先生也是明白人想來也能夠原諒我。這一個苦衷罷。這一番話說得孟六點目瞪口呆。半晌開口不得從此伊假母就下了戒嚴令不許小玲瓏和孟六點相見。孟六點雖挽了人去說一般無用也有人主張用武力手段把小玲瓏去截留了來。再說然而孟六點却不贊成說伊們這種跑碼頭的人是不容易弄的。偷然鬪了禍可怎麼辦。雖則小玲瓏自己和我說要嫁我但是天地良心伊娘究竟是撫育伊長大的不可以做這種喪盡天良之事。總要幾方面都願意了那末才妥當。否則就留有缺憾的。後來又有人說這有什麼缺憾。不缺憾祇要人在你這裏了還怕伊假母什麼便是伊假母一定不答應你大不了化了一點錢賠。

償損失也就罷了這種主張說得孟六點心裏活動起來正待去託人和小玲瓏說待徵得了伊的同意便實行不料伊們吃開口飯的真是千年的老狐狸老早防到這一着知道毒龍難鬥地頭蛇留在紹興說不定要吃虧就強迫着小玲瓏扶着病悄悄的走了等到孟六點知道已經不及行事也便祇得罷休這就是孟六點和小玲瓏的一番經過情形你倘然還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來問孟六點自己伍劍青道等鷄啼這件事很好玩的怎麼你在上海的時候却不告訴我呢鄧雞啼道並不是我不肯告訴你祇因為我出來的時候孟六點曾經關照過我說不許把此事說給你聽大約這也是一個人的天性成功的事喜歡宣布出來失敗的事却不願給人家知道孟六點也不免有這成見所以諄囑我守這個秘密現在他一同在座我覺得再隱瞞下去實在是很難過的所以便有意提上一提但是他如果不許可我却還不敢詳細講呢伍劍

青聽說便瞧着孟六點道孟會長這是什麼意思你對了我竟諱莫如深那未免太見外了孟六點道現在同你講了那不是一樣的麼接着又道並不是我想瞞你委實是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而且我都關照他們不許在外面給我宣傳的因爲我覺得說了出去於我的面上不好看而且老七雖從前和我說過要嫁我使我一時痰迷心竅的會去碰伊娘的頂子然而後來我仔細一想却又以爲老七也不甚靠得住伊既然有了這條心那末却怎地又悄悄地會跟了伊娘走信也不給我一個呢這就可見得伊也不過一時的感情衝動伊倘然不是感情衝動而對於我是一番真心的難道伊娘可以強制住伊的麼我有了這一個思想所以我也把這件事置之度外了而且越發的不肯把這事對人提起了伍劍青聽了孟六點這一番話却有意撩撥他道你這話也未免太武斷了小玲瓏既然和你說過要嫁你的話怎見得一時就會變心據我

看來這或者是伊處於伊假母的嚴重監視之下無從反抗又無從給你一個
信表明心跡其實心裏却仍愛你的而且伊病後孱弱之軀處處有賴於伊假
母的照顧伊既然不能再見你的面你却又不曾有過一個好音給伊伊雖然
愛你然而在這無可奈何的時間中自然也祇能跟着伊的假母走了你如今
却反怪伊這未免不情之甚孟六點聽說急道你不必來打動我是古井不
波對於這情天恨海早已看得一錢不值了雖則我的思想對於老七不無苛
刻誅求而且也希望事實上並非如此然而我爲貫澈我的宗旨起見要使我
忘懷這一個創痕却不能不作此想把老七當一個薄情人看待咧鄧鷄啼笑
着向伍劍青道你還和他說作甚他現在是愛極成恨當小玲瓏作一條毒蛇
看待極力想把他心版上的創痕忘懷呢我們還是談別的罷多說了反而使
他悵惘難已越發的排遣不去劍青道其實孟六點作這一個思想從消極方

面講果然是大澈大悟。然而從積極方面却正見得他是因為魔障已深，難以排遣，所以才不得不如此轉反面念頭。我却勸他還是多在外面走走，不要胡思亂想的好，否則越想下去越使他的神經受着異感，說不定却真會想呆的。那是不但請他做呆會的會長，簡直要請他做瘋人院的院長了。孟六點笑道：「這是也不至如此的。劍青兄休要取笑。三個人正在談得上勁，忽然外面一個遠遠地叫了過來，道：『劍青，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劍青舉目一瞧，原來是徐南華。慌忙起身迎了。南華入座，一壁却答道：『我回來得不少日子了。』南華道：『怎麼回來了許多日子却一逕不曾見你的人？』說時見鄧鷄啼也在着，又向鄧鷄啼道：『鄧鷄啼，你們二人是一同回來的麼？你在上海可曾打了幾隻鷄？斬了幾刀肉？』等鷄啼笑道：『我對於這一種喫福沒有像你的好成績，不甚佳妙。』南華聽說便笑着，仍向劍青道：『劍青，我報告你一個消息，但不知你怎樣的請請我。』

劍青愕了一愕，問道：「是什麼消息和我有關係？」南華道：「自然與你有關係的。否則我也不必巴巴的和你說了。要知徐南華說出什麼和劍青有關係的消息來，且看下回。」

第三十九回 蓓蕾放名花東風有主 佳麗攜客館病體榮心

却說伍劍青和鄧鷄啼孟六點二人在適廬中品茗，講那小玲瓏和孟六點的事。劍青勸孟六點不要從反面上想，說越想下去便魔障越深的。孟六點正笑着，說不會如此。不道那徐南華却忽然闖了進來，說有一個消息要報告與劍青。劍青愕了一愕，問是什麼消息，和他有甚關係？南華道：「自然有關係的。否則也不必巴巴的來報告了。說着就接下去道：『這一個是好消息，我知道你一定是聽了很高興的。原來那個你所賞識的賽西施阿昭現在已恢復了自由，高唱門戶開放主義了。你這一次回來，大可以解解相思之渴呢！』」劍青聽說，縕了。

一縐眉頭道是那一個賽西施阿昭我腦經中可記不起這個人了你別要山東人吃麥冬弄得人一懂也不懂怎麼是我所賞識的又是可以解解我相思之渴的却使我胡裏胡塗的纏不清來南華笑道你不認賬我却可以還出你一個娘家來上次你回來的時候有一天不是同了鄒濟民和孟六點等一行人在覺民舞臺看戲麼後來你同了鄒濟民到包廂上去做巡閱使濟民問你屬意那一個你就和濟民說是賽西施阿昭生得最好言下頗有拳拳之意可惜濟民說伊已經有軍官包了去這纔把你的胃口打倒怎麼你現在却又不記得呢劍青聽說恍然大悟道有這一回事的可是我實在健忘得緊你不提起我簡直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了還未說畢那孟六點却瞪着眼問徐南華道你怎麼會知道得這般詳細那一日我也在場如何我却不曉得呢南華道笨伯我雖不曾在場鄒濟民却會告訴我的啊那時我還替劍青惋惜說劍青怎

不來請教我。我可有法子給他想。從獅子口裏奪點骨頭出來的。但是現在却不必從獅子口裏去奪了這一隻獅子已經放棄了。這一個西施咧劍青笑道。強盜發善心是有的。怎麼獅子却也會行起方便來。南華道。並不是獅子肯行方便。祇因為駐紹的第六團軍隊已於一星期前調往常山去了。獅子一走於是西施也就得了自由可以供諸大眾了。鄧鷄啼聽說第六團調到了常山去便問道。那末李營長劉副官和楊大塊頭王連長等一行人可都去了麼。南華道。呆鳥全團都拔走了。他們的一營人怎會獨留呢。鄧鷄啼道謝天謝地紹興地方去了。這一班虎狼那是可以過幾天太平日子了。南華笑道。你這呆鳥真是越說越呆了。捉了一支毒蛇自然又有一支會鑽出來的難道捉得盡的麼。大約你因為吃過了楊大塊頭的虧所以却說出這一種話來。鄧鷄啼聽說面孔紅了一紅道。那也不是這樣講。紹興的人民誰不曾喫過他們的虧來。豈獨。

是我一個而且我也算不得吃虧呢劍青道這話却也是真的紹興人吃這一班灰色動物的虧真是何止。恆河沙數就是我們從前辦報館的時候也處處地方受過他們的挾制呢如今他們一走至少總要好多少時候新調來的軍隊想來一時還不見得會橫行便是從最低限度方面講幾個私門頭他們也一時摸不着門徑呢南華道閒話少講我們還是到賽西施阿昭那裏去罷我來作領港人劍青對於此道原是很高興去走走的何況又是從前所賞識而現在新獲自由的賽西施阿昭不過他今天的情形不同那霞姑奶奶是約定了明天一早要動身的如何還有心思往賽西施阿昭那裏去便道南華兄的盛意是非常感激不過那時我和濟民兄在覺民舞臺評陰羣芳對於阿昭的賞識原是一句戲言並非眞的有意二來我本來是今天要走的祇因爲天雨輪停所以遲留在此明天却無論如何不能不去了又何必再去留一個痕跡

所以。我的。意思。還是在。此。地。清談。片。刻。不必。再。到。阿。昭。那。邊。去了。南。華。聽。劍。青。
說。不。去。還。當。他。真。的。臨。行。忽。忽。不。願。去。打。這。一。個。無。聊。的。茶。園。卽。答。道。既。然。劍。
青。兄。不。願。在。臨。行。之。前。留。這。一。個。雪。泥。鴻。爪。那。末。不。去。也。罷。不。過。我。這。一。個。消。
息。可。報。告。得。無。謂。了。那。孟。六。點。久。未。開。言。聽。徐。南。華。說。到。此。地。却。突。然。說。道。劍。
青。我。也。來。報。告。你。一。個。消。息。你。可。知。道。南。華。是。已。經。把。小。寶。藏。之。金。屋。麼。你。怎。
麼。却。不。給。他。道。喜。劍。青。聽。說。慌。忙。向。徐。南。華。舉。手。道。了。恭。喜。南。華。也。忙。不。迭。的。
說。不。敢。劍。青。道。這。是。值。得。道。喜。的。我。不。是。早。說。過。南。華。兄。對。於。這。一。支。蓓。蕾。初。
放。的。名。花。應。該。極。力。維。護。扶。植。的。麼。如。今。南。華。兄。居。然。盡。了。維。護。扶。植。之。責。那。
是。我。們。禮。雖。不。送。喜。酒。却。須。得。喝。一。杯。的。呢。鄧。鷄。啼。道。那。個。自。然。喜。酒。是。不。能。
不。請。我。們。吃。的。而。且。我。們。叫。來。的。菜。却。不。要。吃。非。得。請。那。位。小。寶。姐。姐。也。是。簇。
新。全。新。的。南。華。嫂。嫂。親。手。烹。調。給。我。們。吃。不。可。劍。青。笑。道。這。是。無。須。說。得。的。南。

華兄還忍得下心請我們吃館子裏叫來的菜。麼。兩個人。一吹。一唱。說得南華不好意思起來。便道。你們不要麻煩。晚上准請三位光降寒舍。便了。不過沒得吃。却不能怪我的呢。孟六點道。笑話了。到了老兄府上怎會使我們沒得吃呢。南華道。既然如此。那末讓我先去打一個電話。關照伊們罷。說着果然搖搖擺擺的出去了。劍青笑道。不想無意中却又敲得了一餐吃局。而且是美人親手調羹的。這却是很難得的呢。孟會長你可再有什麼消息報告我。我很希望你多報告一些。孟六點想了一想。道。消息多得很。不過這一個消息報告給你。却不是使你開心。而是使你傷心的罷了。劍青怔了一怔。道。怎麼又是使我傷心的消息來了。快說。快說。究竟是什麼消息。孟六點道。那末我告訴你。你却不要傷心。不過這事你或者已經知道也。說不定劍青道。無論我知道。不知道。你且說。與我聽了。再講。孟六點聽說。便喝了一口茶。慢條斯理的道。你那老相好秋。

霞的事。你可曾知道。沒有劍青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你快講。曉孟六點道消息。是貴短。峭雋永的。我用不着長篇大頁的和你講。我祇對你講一句。那秋霞是嫁了。劍青道。怪不得我有一天去找。却找不到。還當伊是搬了家。原來是嫁咧。可是嫁了什麼人。孟六點道。嫁了什麼人。我也不甚明白。不過聽說是很好的。劍青道。伊嫁不嫁。本不與我相干。何況伊又嫁得很好的。那是我還替伊開心呢。却怎麼說我要傷心啊。孟六點道。你這個人可也算得是一個忍人。怎麼自己的好女朋友聽說伊嫁了人。却反開心呢。劍青道。這一種地方。我比你看得透澈。我既然不能愛一個討一個。把要好的女朋友一個個都討回家來。那末自然祇好希望伊們嫁好的人了。不像你却因為不曾達到目的。便念頭像螺旋似的轉了下去。怪人家的愛不真。其實好花祇要有人培植。這培植的人却不必一定要我自己。凡是愛花的人都可以盡這個責任的。倘然定規須自

己去培植才算數。那是一來沒有這個精力。二來也未免太自私自利。不是大道爲公的主張了這一番話。說得孟六點閉口無語。那鄧鷄啼却不服氣說道：「你說不是自私自利其實據我的見解這正是你的自私自利。你因爲現在有了天香閣老二知道這是不能並全的所以把從前的舊好秋霞置之於九霄雲外。聽說伊嫁了人反而開心。偷然你仍在紹興和秋霞打得火熱。那是如果伊另嫁了人你就說不出開心咧。這可見得你是得了新人忘了舊好嘴裏說得冠冕堂皇心裏却不免存有私見的劍青聽了覺着這話也有理由便道：「私見我是不承認有的不過你的理論却也不錯大約這於環境上總多少有點關係罷。」說時那徐南華打了電話回進來了插口道：「你們說些甚麼可以講給我聽聽？」劍青笑道：「不過是些舊話沒有什麼關係的。你那電話打好了麼？」此地坐下去沒有甚麼意思。我們還是到你府上去專候賞飯罷。於是四個人就

會了茶鈔一同出來看那天氣却黑暗陰沉雨下不絕劍青暗想不要明天仍動不得身罷但是這是沒法想的事也祇索悶在肚裏一會兒到了南華家裏南華讓他們坐了自去裏邊叫了小寶出來和劍青等相見劍青看時見小寶越長得俊了面龐也較以前豐腴祇是那一種嬌憨之態却還不曾脫去便向南華道老兄娶了這一位嫂子福氣真不淺啊南華聽說心裏說不盡的得意却還搃謙道這不過是多了一個累贅怎及得來諸位走馬看花不着邊際的清閒自在啊劍青道嫂夫人不是還有一位姐姐叫做大寶的麼伊呢南華道大寶仍和伊的娘在一起住但是現在也不做這個買賣了因為伊本來有一個丈夫是招贅的新近我給他荐了一個事情頗可自給就從了內人的勸告把這一個場面收拾了劍青道老兄真算得一個靄然仁者倘然紹興的人個個都像老兄一般那豈不是紹興就此仍還了清白麼孟六點道清白兩字談

何容易。社會上的組織不去改善他。暗娼自然會一天一天的多起來的。靠了慈善式的救濟如何救濟得。盡像南華兄的熱心從事也不過振拔一二家。於水火衽席罷了。其實暗娼却正如人身上細胞般的繁殖滋長呢。劍青道這自然是一種實情。消滅率當然比不過生殖率的。我也不過說說罷了。但是新陳代謝從前的幾個名家嫁人的嫁人了歇業的歇業了。這後起之秀却要算那幾個呢。孟六點笑道：「你這個人說說却又說到不正經的路上去了。誰是後起之秀？」你問他怎甚？你不是正戴了假面具說要還我清白麼？劍青道：「這也不過做個談助而已。我又不是想來獵伊們一個解饑的。你說與不說原隨你便。」孟六點道：「我因為現在不甚出去。所以你問我後起之秀是那幾個可回答不出呢？」南華或者可以回答你這一個問題。南華搖搖頭道：「這個我却也不甚清楚。除非幾個老作家還比較的知道一些。如活觀音大阿鳳小阿鳳月英月蘭小。

白蛇等幾個人。這是我可以回答得出的旁的却不知道了。劍青向鄧鷄啼道。
那小阿鳳不是你上次在商報館裏所叫來的一個麼？這個人却還可以看看。
呢。鄧鷄啼繡眉頭道：「你又沒功夫來一個個遍施雨露。這種舊話還說他作甚？」
時候還早，我們先來打幾圈牌玩玩罷。孟六點道：「你這個人真可算得賭鬼。
一天不抓起牌來，手就會發癢的。」孟六點雖這般說着，然而看看四個人正齊
着坐了，等飯吃，又沒趣味，還是打打牌可以銷磨時候，也就贊成。於是便打了
四圈牌。這才吃夜飯。吃過了飯，又打了四圈，依着鄧鷄啼的心思，還待再聯下
去，却是伍劍青不肯說。次日一早要走的，等下一次回來再打罷，當就謝了南
華和小寶，道了珍重，各自回去。到了第二日早晨，劍青醒來，見雨仍連綿的，下
個不停，暗想：「這不是又動不來身麼？」但是，偶然失了霞姑奶奶的約，却又不是
玩的，不如先去打一個電話，問問罷。果然輪船仍復不開，也可少跑這一趟冤。

枉路便吩咐秋兒去打電話自己却在床上等回音那秋兒去打電話一問輪船果然仍因水未退盡不開回進來和劍青說了劍青這才放下了心重行人睡一睡直睡到了一點鐘起來吃了午飯剛待洗臉却報說有客人來了劍青還當是鄧鷄啼得了輪船不開的信息又來了及至跑出去一看不想却是平大炎情知這是霞姑奶奶差他來的便堆着笑故意說道平先生是難得光降的啊今天却怎麼風吹了來平大炎見四下無人答道無事不登三寶殿方才霞姑奶奶打電話叫我到了紹興公報館說要打牌却缺一個人所以特地過來請你去湊一脚但不曉得你此刻可有空沒有劍青笑道老兄御駕親征怎好意思不去便是有事我也須得延擋他一天了平大炎聽說大喜感謝不迭劍青心裏却暗暗好笑便不再勾留同平大炎到了紹興公報館一跑進去祇見霞姑奶奶正在室裏打着磨旋見劍青同了平大炎來了卽笑着向平大炎

道我早知這是。非平先生去跑一趟不可的。果然一去就來了。平天炎被這一頂高帽子一戴。益發高興說道。那末我們就此打牌罷。好多碰他幾圈。霞姑奶奶道如此。益發託你下去關照茶房來拆檯子。并把金新民拖了上來罷。平大炎如奉綸旨。三脚兩步便奔下樓去了。霞姑奶奶向劍青笑了一笑。即低低的道。你今天可會上輪船局去。沒有劍青。纔。纔。眉頭道。自然去的。誰想却又白跑了一趟。好姑奶奶以後我可不再上你的當了。霞姑奶奶急道。這真很對不住。你但並非是我有心拆你的爛污委實。這般大雨。家裏人不肯放我走。我也沒得法子。又不好說出約了你一道去的。真叫作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祇好自己肚裏明白罷了。但是我知道你一定要怪我的。所以吃了飯就急急出來。待和你說明。因恐打電話給你。又惹金新民的疑心。却不得不轉個灣去叫平大炎來。其實這種斷命麻雀我也沒心思碰呢。劍青道。這種轉灣抹角的心思。

我是知道的。金新民是細心人也。瞞不過他就祇平大炎這傻子却睡在鼓裏罷了。但是這種話也不必說他。我是明天准走的了。你來不來請你自己決定。如果願意和我上杭州去玩白相那末請不要再放我的生。如果是沒誠心和我一同走的那也隨你的便。我却不再等候你了。霞姑奶奶道我是決意和你同去的。不過倘然明天仍下雨那末無論如何請你再等候我一天。你也不必再去跑一趟了。偷然天晴的那就最好我一定到輪船埠頭等你。決不再拆爛。污劍青道這話可算得數麼。霞姑奶奶扶梯邊已起了歷歷碌碌的脚步聲。眼見得平大炎金新民就要上來了。便急急的答應道自然是算數的。你請放心。就是說着茶房已進來拆好檯子。平大炎和金新民也上來了。於是就扮位入局。胡亂打了十二圈牌在報館裏吃了夜飯方才各自散去了。到了次早劍青醒來看天色業已放晴又打電話去輪船局一問知道水勢已退輪船也可以。

開了就忽的攜了行囊直向輪船埠頭而去到了輪船埠頭四下一瞧果然霞姑奶奶業已在着於是就會合在一處買了票一同下船幸喜這日並無熟人在船內談談說說很是自由旁的人見了這一種親暱的樣子總當他們倆是一對夫妻却誰也想不到乃是不正當的午飯過後輪船到了西興劍青扶了霞姑奶奶上岸雇了兩乘轎子直上杭州因恐新市場的旅館有認識的人不方便所以却和霞姑奶奶說到城站羊市街去霞姑奶奶也贊成於是就在城站旅館開了一個大房間住下那城站旅館是素來生意清淡的一見有這兩位客人到來侍候得特別殷勤向着霞姑奶奶祇是伍師母伍師母的叫個不停霞姑奶奶不好表示伊不是伍師母祇得唯唯答應待茶房出去了便笑着對劍青道今天被你佔了便宜去了劍青笑笑不語心裏却十分得意暗想往常祇是上你的當今天是入了我的掌握可以予取予求不怕你再掉什麼

鎗花了。正在高興，不想到吃了夜飯的當兒，那霞姑奶奶却突然渾身發燒，倒在牀上。祇是呻吟不絕，劍青向伊的頭上一摸，直熱得如有火逼着一般。這一急非同小可，想這可怎麼辦呢？要知霞姑奶奶生的是什麼病，和劍青如何處置，且看下回。

第四十回 珠香玉笑好夢惺忪 語黯燈昏伊人憔悴

却說伍劍青帶了霞姑奶奶同到杭州，在城站旅館住下，滿以謂這一次是可以穩圓好夢，不虞有什麼岔枝兒的了。誰想到了晚飯時候，霞姑奶奶却忽然渾身發燒，倒在牀上，呻吟不絕。起來用手在伊頭上一摸，其熱無比。手底心宛如燙着熱水袋一般。這一急非同小可，暗想和伊的緣分怎會如此的淺薄？伊這一病不但一切希望都成泡影，又加重了起來，那可怎樣向人家交代呢？這是不能和伊家屬說的事，啊！想到此地，真是進退不知所可，心裏焦灼萬

分。然。而。事。已。如。此。也。祇。得。聽。天。由。命。硬。着。頭。皮。擔。當。了。當。就。輕。輕。問。道。你。這。時。
可。覺。得。有。怎。樣。的。難。過。用。否。去。請。一。個。醫。生。來。給。你。看。一。看。霞。姑。奶。奶。有。氣。無。
力。的。答。道。如。果。到。了。明。天。還。不。好。那。時。再。請。醫。生。罷。大。約。總。是。受。了。一。些。寒。所。
以。才。如。此。我。自。己。忖。忖。還。不。打。緊。或。者。過。了。一。晚。就。會。好。的。你。且。不。要。着。急。劍。
青。道。那。末。你。熱。得。這。般。模。樣。可。覺。得。一。渴。麼。我。給。你。倒。點。茶。來。喝。喝。霞。姑。奶。
點。點。頭。說。要。的。於。是。劍。青。就。去。倒。了。半。杯。茶。來。扶。起。了。伊。的。頭。給。伊。喝。伊。把。半。
杯。茶。骨。都。都。喝。了。個。干。淨。似。乎。覺。得。神。智。清。了。一。些。便。仰。着。頸。子。向。劍。青。道。劍。
青。真。對。你。不。起。幾。次。拆。了。你。的。爛。污。想。不。到。今。天。却。又。使。你。受。累。了。劍。青。聽。說。
忙。道。這。是。那。裏。的。話。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一。個。人。病。總。是。有。的。但。願。
你。早。早。痊。愈。不。要。牽。延。下。去。這。就。使。我。心。裏。安。慰。了。若。說。受。些。牽。累。却。又。何。妨。
說。時。見。伊。的。面。龐。紅。得。和。金。山。蘋。果。一。般。便。忍。不。住。把。自。己。的。面。龐。去。貼。了。一。

貼說道。可是你的熱度高得如此。病却不輕呢。還是閉了眼睛養養神罷。別要再煩心了。霞姑奶奶聽了也便不再說下去。總算這樣提心吊膽的侍候了一晚。到了次日天明。徼天之幸。那霞姑奶奶的熱度漸漸退下去了。祇頭上還有點餘熱未清。精神却已不像昨晚的委頓。劍青知道是無妨礙的了。這纔如一塊石頭落了地。把所耽着的心事放寬。微笑着和霞姑奶奶道。照你昨天的樣子真使人嚇得魂膽消搖。把初出來的一團高興都拋到爪哇國去哩。一壁怕你的病加重一壁却又不好對人家說明。你想這豈不是一個難問題。幸而你就好了。真是謝天謝地。霞姑奶奶道。我也知道你心裏着急。但是要生起病來却也沒法想的。如今居然過了一夜。好了我正也歡喜不迭哩。劍青道。不過你病雖輕鬆了身體却尙未復原。還須得調理。調理才好。據我的意思。今天不妨出去看一看。醫生再服他一帖藥。那就萬全無失了。霞姑奶奶道。醫生可不可。

必看罷我最怕的便是吃那苦水呢劍青聽霞姑奶奶說不要吃藥也不再相強這一日就在房中陪了伊一天到了晚上霞姑奶奶却居然吃了一盞飯熱也完全退盡了劍青想此時不下手更待何時呢便道昨晚我因不敢驚動你又知你發了熱口渴是不時要茶要水的所以在那邊床上和衣睡了一夜今天你人是好了那末你看我應睡在那裏呢霞姑奶奶聽說驟然微笑道你自然睡在那張床上這還容問得的麼劍青道我如果老睡在那張床上那是給茶房見了也要笑話的說怎麼伍先生和伍師母却分床睡的呢霞姑奶奶道他們不看見怎會來笑你而且就是真的夫妻往往分牀睡的也很多何況我們却原是名義上的假夫妻呢你休要給我囁啞了快快自去睡罷劍青涎着臉道好姐姐別要這樣的作難了你我雖是名義上的假夫妻但是在這杭州地方人家却總當我們是真夫妻看待的我們也何妨真他一真呢而且從事

實上講兩個人既然相伴着出來也樂得以假作真就是給人家知道了還有誰能相信我們是假的麼恐怕那金新民先第一個不肯相信呢霞姑奶奶把被頭裹了一裹緊道不管他們肯相信不肯相信但是我却以爲總是這樣的妥當呢劍青搖搖頭道看你不出你這樣的一個人心却這地的很那不是應了一句諺語叫作鞋子勿曾着却畫了一個樣麼好姐姐你須得給我想想你這樣的拒絕我那是我自己也交代不過呢你想我爲了你昨晚是何等樣的心焦真個是心神不定連魂靈兒也出了竅了滿以謂你今天好了總可以給我一個安慰不料却又這樣的拒人於千里之外那是給金新民平大炎一行人知道了也要笑掉牙齒呢霞姑奶奶聽劍青說到此地却嘆的一聲笑了出來道劍青你不要心裏慌我是急急你的不然我也不和你出來了說着把被頭鬆了一鬆半個身子靠近了裏牀留出了劍青睡的地位來劍青笑道這才

好了。你說急急我。但是我却經不起你一急呢。自然不容說得這一晚上那伍劍青便把半年來苦心孤詣所經營着的一件事辦成功了。不但給自己和小袁孟六點等報了仇。就是從前向鄧鷄啼所誇下的海口。這時也有了着落。總算這樣的在杭州住了幾天日中陪了霞姑奶奶去逛逛西湖。晚來便兩個人窩在旅館裏說笑。據着霞姑奶奶的意思到了上海以後還待去借小房子好永遠圖個快樂。但是劍青却不主張暗想我和伊的結合原是激於好奇心並不是真的要蹂躪人家。起初見伊面的時候不過是想見見伊是怎樣的一個人而已。祇因後來在輪船中巧遇又被伊在清華旅館中放了生這纔下了決心覺得非把這一個恥辱湔滌不可。如今居然有志者事竟成那鄧鷄啼處所吹的牛皮也可以交代了。那末還戀戀不己的做甚呢。雖則現在的情形與從前的目的不同。既然到了這個地位論理是應該守從一而終的道德不應效

輕薄兒的行為放伊的生。然而伊是有夫之婦。我怎能和伊永遠結合下去。而且自己在上海又有牽纏。倘然這事給那老二知道了。這一定不答應的。從兩方的環境上判斷。這當然是老二那一面比較的妥當。而霞姑奶奶的一面却說不定。會發生出其他不幸的事情來。那是於安全方面也很欠缺的。何況聽金新民從前所說的話。和現在霞姑奶奶所流露的口風。伊和伊丈夫的職業似乎不甚正當。這種人總還以少親近爲佳。劍青既有了這一種思想。當然便抱着了一種敷衍的態度。所以霞姑奶奶說要去借小房子。他就借。故推託說道。這恐怕是我的力量上所吃不銷的罷。霞姑奶奶笑道。你如果吃不銷。那末一切俱是我的。就是了劍青搖搖頭道。我不是說金錢上吃不銷。我所說的吃不銷。乃是說我的小身體怕不經。且。而。伐。呢。霞姑奶奶聽說飛了一個白眼道。小鬼頭。偏是你貧嘴薄舌的。會說。你如果不願意。那就說不願意。是了。何

必繞灣子說話呢。於是這一個小房子問題也就不題。時光容易在杭州轉瞬已住了四天。兩個人都覺得住下去沒意思了。當就算清了棧房賬上了火車回上海來。劍青到了書局裏一瞧。祇見檯子上積了無數信件。其中有兩封都是紹興來的。一封是金新民所發。拆開來一看。乃是善頌善禱的一封賀信。說今天一查究你們兩個人都走了一路之上。想必是非常得意可賀可賀。不過你們不應該瞞着我媒伯伯私奔。這是須得罰你們大大一頓謝媒酒的。還有那平大炎自從得知了這個消息。他却非常恨你。說你既然自己存了心。便不當再尋他。開心將來你回來的時候。須得防他和你算賬。咧劍青看了擋過一旁。又拆開了另一封信。看時見是鄧鷄啼所發。却也曉得這件事了。說今天碰見了平大炎。他告訴我你欺負他的情形。才知道你原來却是同了霞姑奶奶。一道走的。怪不得我那天見你。你似乎坐立不安。原來却是爲此啊。我既然知

道了這件事。一壁自然當慶賀你成功。但是一壁却又怪你不該見外。不和我說明你自己說罷應該怎樣的罰才是劍青看了自己也覺得可笑。當就各覆了一封信。既不證實又不辯明。祇說這件事筆頭上無從說起。我們將來再面談罷。便算胡亂的覆過了。於是劍青和霞姑奶奶的一番孽緣也就在此告了一個段落。雖則霞姑奶奶對於劍青雄心未死。不時的還前來撩撓。然而劍青却因胸中有了成竹。覺得長此相與不是一件好事情。便處處表示退讓。有時候被伊迫得緊了。沒法想也。偶然和伊去看戲。吃點心。却抱定宗旨。不開房間祇是虛與周旋。幾次如此。霞姑奶奶的心裏自然覺得知道伍劍青處的希望是斷絕的了。也便與劍青漸漸的疏遠了下去。這是後話。表過不題。且說劍青到了上海。在書局中轉了一轉之後。當然便要緊去天香閣家報到。約摸在九十點鐘時候。就一個人溜了出來。跨上黃包車。如飛的到了福裕里。一跑。

進去祇見房間中靜悄悄的那老二却靠在牀上假寐雲鬟不整脂粉未施在那一盞十支光藍色電燈之下端的是十分幽媚另有一種動人的情致這時說道伍大少你這一次回去了許多的日子信也不來一個我們那位二小姐却記罷得你苦了這幾天并且身體也不舒服連飯都不會好好的吃一餐呢說時便待去推醒老二劍青忙用手止住道伊既然身上不舒服着你且不要去叫醒伊讓伊好好的睡一會兒罷想不到老二原是朦朦朧朧的睡着聽得他們說話的聲音便睜開了眼睛來看一見是劍青忙一骨碌坐了起來微微的笑道你來了麼是什麼時候到的劍青道從杭州乘了一點二十分的快車來到上海已經七點多了往書局中去放了行李知道你身體不好所以便急忙忙的趕到了這裏來看你老二披了一披嘴道謝謝罷當了面是說話甜如

蜜。然。而。轉。了。背。却。就。忘。懷。咧。你。回。去。的。時。候。原。說。到。了。紹。興。就。有。信。來。的。但。是。
這。信。却。直。過。了。五。天。才。到。從。此。以。後。便。如。石。沈。大。海。一。連。一。個。多。月。不。見。你。的。
片。紙。隻。字。我。每。天。從。早。晨。起。來。就。伸。着。頸。子。等。可。憐。見。到。了。晚。上。入。睡。却。仍。然。
無。信。無。息。你。自。己。想。罷。這。是。多。麼。的。殘。酷。啊。那。天。等。鷄。啼。來。問。我。有。沒。有。信。帶。
我。知。道。這。個。信。也。原。是。牆。頭。上。刷。粉。自。說。的。然。而。人。事。不。可。不。盡。等。鷄。啼。的。好。
意。也。不。可。辜。負。於。是。就。託。他。和。你。說。幾。句。不。想。我。這。個。猜。想。却。果。然。猜。到。了。你。
心。坎。那。等。鷄。啼。不。是。王。伯。伯。你。却。是。個。石。頭。人。還。不。是。費。了。我。一。番。口。舌。罷。咧。
這。幾。天。來。我。心。裏。真。恨。極。了。懨。懨。的。便。生。出。了。病。來。每。日。裏。茶。飯。無。心。懶。得。梳。
洗。連。堂。差。也。不。去。出。一。個。祇。是。靠。在。牀。上。悶。睡。想。你。總。有。一。天。要。出。來。的。那。時。
落。的。說。着。那。劍。青。却。搔。頭。抓。耳。十。分。的。不。安。聽。到。此。地。便。止。住。伊。的。話。道。現。在。

我人已來了。你也不必再氣苦了。我是知道。你這種種委屈的却因為是事情多。又懶於動筆頭。所以便不曾寫信給你。鄧鷄啼來和我說時。齊巧我正預備出來。覺得已無寫信的必要了。因而也遂延擱着。不想一天一天的遷延下去。却又遷延了一個禮拜。使得你越發的動了肝火。這真是使我很抱愧的。不過你要曉得我人雖在紹興。其實心却已早到了你這裏了。你爲了我氣苦。我却也爲了你十分惶急。恨不得有費長房縮地之術。一刻兒便到了福裕里來看。視你。咧老二搖搖頭道。你越是灌迷湯。我却越不相信你的話。你回去的時候。本說老太太的病好了就出來的。但是我曉得老太太的病是早已占勿藥之喜了。那末你這一個多月功夫却在紹興做點什麼呢。便是因爲要陪少奶奶。所以不肯就出門。然而信總也可以寄一個給我的。啊說着就重復睡了下去。把頭朝了裏面。賭氣不來理。會劍青了。劍青知道這原是自己的理性欠缺。不

能怪伊。有一番詰問而且本來做了一件對不住伊的事。現在是伊還未曾知道。倘然知道了或許更要恨得利害。在天良上問問却尤其不能不低首下心去陪伊的不是。於是就也睡在伊一旁。笑嬉嬉的把伊的頭扳了過來。面對面的講了許多好話。好容易纔把老二引得回嗔作喜。這才吃了稀飯。大家安睡。到得第二日。劍青回到書局中辦了一天公事。晚上便踱到小花園奇芳家來尋楊雲。初齊巧雲初在着。一見劍青如獲至寶。即說道：「你怎麼去了這長遠？」我總當你節前可以出來的。不想你却直到了現在。老伯母的病想必也大好了。劍青道：「家母的病是不多幾日就好的。祇因爲了別的事情牽縷着。所以直到了如今不然也早出來了。」雲初道：「自你回去了以後我們好比是羣龍無首。失了一個重心。連前幾天的調頭汛中也覺得寂然寡歡。如今你來了。那是我們又可以重整旗鼓。大大的樂他一樂了。」劍青道：「那也不見得罷。聽等鷄啼回。」

來與我講的話。你們何嘗不鬨鬨烈烈的熱鬧着。却怎地說寂然寡歡呢。雲初道。這也不知是什麼緣故。人原是這幾個就不過少了。你但是總覺得沒有以前的興致好咧。這不盡是我一個人的感想。就是陳思三新近在醉月老三處償了他的渴望論理。是應該熱辣辣地向前進的。然而他却也作如此想呢。劍青道說起醉月老三。我却很想立時見見伊咧。不知思三此刻可在什麼地方。雲初道思三呢。今天是不曉得他在那裏。然而要看看醉月老三。這却是容易的。我們此刻就往伊家去便了。論不定那思三却也會窩在伊家的。劍青道如此我們就去罷。兩人正戴了帽子待走。却忽然外面送進了一張請客條來。雲初接過一瞧。乃是華雲階在秦樓家發的。後面還有一行字寫着。三等。一不來傷陰隲。旁邊又密密的加了幾個圈。雲初便把條子遞與劍青看了。笑道。那末我們且先到秦樓那裏去罷。橫豎那醉月老三現在是你那令高徒的了。他

一聽說你到了自會獻活寶般獻給你看的劍青道這也使得本來我和那華雲階久闊了知道他在新會樂當然須得去看看他的於是便一同到了新會樂華雲階見請了一個楊雲初却又饒了一個伍劍青忙不迭的握手問好道我正和乾蓀芝溪說起你呢說你怎麼去了許久不見出來不想去捉雲初却連你也捉着了這真是巧的很劍青和趙乾蓀沈芝溪見過了便道在紹興住了多日實在悶得慌了所以一出來便急急尋那幾位老朋友知道雲初是十擊九穩在小花園的便先去找他果然一箭中的接着就是你們的請客條來了但是你們却怎會三個人聚在此地夾忙頭打起麻雀來呢乾蓀道今天因爲是空日沒有地方走所以到了此地來想還是打麻雀玩現在你既然做了不速之客那末就來湊一脚罷劍青笑道我是麻雀打得膩了且讓我休息休息作一個鑲邊的罷橫豎你們人頭齊了我却是本來未曾列入預算的呢雲

階道如此就算。你是。一個後備兵。在後方暫且休養罷。不過却不許走的劍青。
道你這時打也打我不走咧。請放心打牌罷。於是雲階等便入了局管自打牌。
劍青却一個人跑到後房靠在烟舖上燒烟玩。正把一筒烟裝好。忽然外面嚷
了起來。說老八不見了。劍青忙丢了鎗出去。祇見麻雀也停了四個人正仰着
頭聽那老五指手劃腳的罵。那房間中人說你們怎麼不看住伊的人。別要被
伊逃了去。那才糟糕呢。快分頭給我去找罷。要知秦樓老八如何走失。後來可
曾尋回。且看下回。

荒 唐 夢

第四十回

一 二 六

